

弹指间秋去冬来，大堰河畔更是寂落萧瑟。明石姬母女居于耶宅之中，闲寂无趣，孤苦无依。源氏公子便要她们迁居过去。但明石姬想道：“到得那边，只怕‘坎坷多辛苦’。看穿了他的薄情，定必大伤我心，到那时真可谓‘再来哭诉有何言’了。”因此踌躇难定。源氏公子便与她婉言商量：“虽然如此，但这孩子长居在此亦非良策。我正为她的前程思量；若任她埋没于此，岂不委屈？那边紫夫人早听得你有这孩子，很想见见她。我想让她暂时到那边去，与紫夫人熟悉了些，以使我公开为她举行隆重的穿裙仪式。”明石姬一直担心公子作此打算，如今果闻其言，更觉心如刀绞，便答道：“她虽然成了责人之女，身份高贵，但倘若实情泄露出去，反会害了她。”故死不肯放手。源氏公子说道：“此言也有道理。但紫夫人这边，你勿须顾虑。她嫁我多年，不曾生得一男半女，常叹寂聊孤单。她生性喜爱孩子，如前斋宫那般年纪的女孩，她也硬要当作女儿疼爱。何况你这个完美无缺的小宝贝，她岂肯轻易撒手？”便向她说道紫姬是怎样的善良。明石姬听了，暗想：“借口隐约听得传闻：‘这源氏公子沾花惹草，独话风月，不知怎样的人才能使他安定。原来其人便是紫姬。’她已死心塌地地尊奉她为正夫人了，可见其宿缘之深。且这位夫人的优越品性，亦无可挑剔。似我这样微不足道之人，自然不能与她并肩邀宠。倘贸然移居东院，参与其列，岂不落她耻笑？我身既已如此，无须计较，倒是这孩子来日方长，恐怕将来终须靠她照顾。如此说来，倒不如趁她尚不晓事时让与她吧。”继而又想：“倘若这孩子离我而去，我不知要怎样牵挂她。而且孤寂无聊时再无以慰情，教我怎生度日？这孩子一去，我将何以吸引公子光临呢？”她思前想后，意乱神迷，但恨此身忧患无穷。

尼姑母夫人素有远见，她对女儿说道：“你这种顾虑纯属多余！日后母女不能相见，诚然苦痛良多，但你应先为这孩子前程着想。公子之言，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你尽管信赖他，让孩子过去吧！你看：众星子皆因母亲身份不同而分高下。就如这位源氏内大臣，人品虽然无与伦比，但被贬为臣籍，失其亲王之分，只能作个朝廷命官，何也？只因他的外公，已故按察大纳育官位较其他女御的父亲低一品，致使他母亲只有更衣之分，而他也就成为更衣生的皇子。地位之别，就在于此啊！皇帝之子尚且如此，普通臣子，更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再就普通家庭而言，同为亲王或大臣之女，但倘这亲王或大臣官卑取微，这女儿又非正夫人，则她所生的子女必为人所不屑，父亲待子女也就厚薄有别。何况我们这种人家，倘若公子住一夫人生了孩子，而她的身份比我们高贵，那么我们这孩子就完全处于劣势。凡女子不论身份如何，能被双亲器重，自当受人尊敬。倘我们来举办这孩子的穿裙仪式，虽竭尽全力，在这僻山深谷有何体面？倒不如由着他们去办，随他们如何排场。”她这样训诫女儿一番，复又去征询高明人士的见解，并请算命先生卜筮，皆说送二条院吉祥。明石姬心里也就踏实了。

源氏内大臣虽为小女公子作了如此打算，但深恐明石姬心情不悦，故并不强求。便写信去问：“穿裙仪式，当如何举行？”明石姬复道：“思来想去，教她陪着我这无用之人，终会误了她前程。然而教她参与贵人之列，又恐招人耻笑。……”源氏内大臣看罢复信，甚觉可怜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遂择了吉日，命人暗中备办一切事宜。亲生骨肉，明石姬到底难以割舍。但念及孩子的前程，只得忍痛。不但孩子，乳母也非得同往。多年以来，她与这乳母朝夕相伴，朝有忧思，暮有寂寥，二人皆相与慰抚。如今这乳母也走了，她更形单影子，怎不伤心痛哭？乳母安慰她道：“这也是命里注定。我幸得此缘，能侍奉左右。相处多年，盛情难忘，岂料有分手之日？虽说日后会面机会甚多，可一旦离你左右，前往侍奉陌生之人，心中好生不安啊！”说着也哭了起来。

不久，又是寒冬腊月，大雪纷飞。明石姬愈发觉得孤寂。想起今生饱罹忧患，非常人所能忍受。忍不住暗自悲怜，自叹命薄。于是将更多的爱倾注于这个小宝贝身上。一日，大雪不止。翌日清晨，满院一片银妆。若于往日，明石姬难得至檐前闲坐，但此时此景，勾起如烟往事，层层蜂拥。思来日，前路漫漫。于是信步来至檐前，坐观池面冰雪。她身穿好几层柔软的白色衣衫，对景沉思，仪态娴雅。若看那署署和背影，无论何等高贵女子，其容貌也不过如斯！她以手拭泪，叹道：“不知以后再有这种天日，更当何等凄苦啊！”不禁娇声哭泣。继而吟道：

“白雪深山丽日少，鸿雁望伴行迹来。”乳母也哭着安慰道：

“深山雪间愁寂人，情意和融音自至。”

雪化之时，源氏公子来了。若于往常，公子驾临心甚欢欣。但念及今日来此的目的，便觉心如刀割。明石姬当然知道此事决非他人所迫，完全出于自愿。倘她拒不应允，亦无人勉强。但若今日再加拒绝，未免轻率过甚。源氏公子见孩子坐于母亲膝前娇痴可爱，愈感自己与明石姬宿缘之深厚！这孩子今春开始蓄发，现已长得有如尼姑的短发了，柔柔地披于肩上，异常美丽。眉目之清秀，更毋须说了。源氏公子亦知身为母亲而将孩子送与别人后，其悲伤挂怀之状，甚觉对不住明石姬，便对她多次表白自己的用意，数度安慰。明石姬答道：“只要你不将她视若低微人家的女儿，好好抚育她……”说时禁不住泪流不止。

小女公子自然不解人情，一味催促快些上车。母亲抱她来至车旁，她扯住母亲衣袖，渐渐哑哑娇嗔道：“妈妈也来！”明石姬肝肠寸断，不胜悲郁，吟道：

“日后小松自参天，别时仙姿何日见？”吟诗未已，早已泣不成声。源氏公子深深同情她，觉得此事于她太过残酷，便抚慰道：

“柔枝茂叶团根固，千载长伴偶松翠。但请稍待。”明石姬也觉此言甚合心意，情绪稍安，然而终于悲不能禁。乳母与一名少将的上级侍女，带上佩刀玩偶和天儿与小女公子同去。另有几个美貌侍女及女童，另乘一车。一路上源氏惦念滞留邸内的明石姬，痛感自身犯了何等深重的罪孽。

回至二条院时，暮色横空。车子行至殿前。侍女们久居乡野，忽见此灯烛辉煌，一派繁华。觉得有些不惯。源氏公子选定西向一室为小女公子卧居，室内设备特殊，小型器具玲珑而美观。西边廊房靠北一间，为乳母卧室。小女公子于路上睡着了，抱下车时并未哭闹。侍女们将她带至紫夫人房中，喂她吃些饼饵。她慢慢发觉四周景象不同，母亲也不见，便四处寻找，急得直哭。紫夫人见状忙叫乳母过来安慰她。

源氏公子想着大堰邸内的明石姬，失去孩子后该是何等的凄凉孤寂，深感负疚。但见紫姬日夜爱抚这孩子，心中又稍感宽慰。只可惜，这孩子非她亲生。倘是亲生，便堵了外人长舌，真是美中不足啊！小女公子初来几日，时常啼哭，要找昔日熟悉之人。但这孩本性温良恭顺，对紫姬也十分亲昵，因此甚得紫姬疼爱，视如宝贝一般。紫姬整日抱着她逗乐。那乳母自然与夫人熟识起来。她们又另找了位有身份的乳母，共同哺育这孩子。

小女公子穿裙仪式，虽无特别准备，但也足够讲究了。按小女公子身材做的服装及用具，新颖别致，小巧玲珑，竟如木偶游戏，甚是惹人喜爱。那日贺客甚多，但因平日亦门庭若市，放并不特别引人注目。只是小女公子的裙带，绕过双肩于胸前打了一结，模样比往日更美观大方了。

大堰邸内的人，对小女公子的牵念，了无尽期。明石姬更是日益痛悔。尼姑母夫人当日虽那般训诫女儿，如今也免不了暗自垂泪。但闻那边珍爱小女公子之状，心中倒有几分慰藉。小女公子身上供奉，那边一应俱全，落得此间清闲。只是置办了许多华丽衣服，送给乳母及小女公子贴身的侍女们。源氏公子想：“借久不去看她，明石姬定会认定我果然自此便抛弃了她，因此更加恨我，这倒是对她不起。”便于年内某日悄悄去了一次。邸内本就十分深寂，如今又失去了朝夕疼爱的孩子，其伤痛可想而知。源氏公子一念及此，也觉

痛苦，因此不断写信慰问。紫姬如今不忌妒明石姬了，看在这可爱的孩子面上，她原谅了她母亲。

不觉又是新岁，春光融融，二条院内诸事合意，百福骄臻。各处殿宇，装饰得格外华美堂皇。新年贺客不绝如缕。辈份较长的，皆于初七吃七菜粥的节目前来祝贺。门前车马磷群，那些青年的贵子弟，个个春风得意，喜形于色。身份稍低的人，虽心有所虑，面上却也恰悦。处处一派升平盛景。东院西殿的花散里，也过得很是惬意。众侍女及女童等的服装，也照料得很周全，日子很是自在裕如。住在源氏公子身边，一切自然方便得多。公子每得闲暇，常信步到西殿与她晤面。只是不常常特地来此宿夜。但花散里性情文雅恭顺，认为一切缘分皆为命中注定，对公子不必过份奢望，只如此便足以慰心了。是以源氏公子也很放心，四时佳节，对她待遇很是丰厚，不逊紫姬。家臣左右，都不敢轻慢于她，乐意伺候她的侍女也不比紫姬少。境况之好，实在无可挑剔。

源氏公子对大堰邸内寂寞凄苦的明石姬，也极为挂怀。待得正月里办毕公私诸事，便去拜访。这一天他着意打扮了一番：外穿表白里红的常礼服，内着色泽鲜丽的衬衣，在香熏得十分浓烈。告别紫姬时，夕阳的绯红映到脸上，浑身光华灿烂。紫姬目送他出门，甚觉目眩心迷。小女公子找着父亲衣袂，竟要跟出室来。源氏公子停住脚，心中涌起无限怜爱。他安抚她一番并随口唱着催马乐中“明朝一定可回来”之句，出门而去。紫姬便唤来侍女中将，让她在廊房口守候，待公子出来时，赠他一首诗：

“浮舟飘零无人系，翘望浪子明回归。”中将吟得异常婉转流畅，源氏公子乃笑和道：“夕宿匆匆朝时还，哪为伊人片刻留。”小女公子听他们吟唱，一片茫然，不解其意，自顾自蹦跳筹戏。紫姬看着异常心喜，对明石姬的醋意也消减了。设身处地体味明石姬对孩子的想念，觉得好不伤心。她端详这孩子好一阵，将其揽入怀中，摸出自己那个洁白可爱的乳房来，给她含入口中，逗她快乐。旁人见此情形，倒也觉得十分有趣。侍女们相与言道：“夫人怎么没生育？倘这孩子是她亲生，那该多好啊！”

大堰邸内，境况十分优裕。房屋形式别具一格，饶有风趣。明石姬容颜举止，日见优雅。与那些身份高贵的女子相比，毫无逊色之处。源氏公子想：“倘若她的品行如同常人，并无特别美好之处，我不会这般怜爱她。她父亲性情怪癖，确实遗憾。至于女儿身份低微，却有何妨？”源氏公子每来相访，皆只是匆匆一叙，常感到不满足。觉得虽然相会，反倒痛苦倍增。心中一直慨叹“好似梦中渡鹊桥”。恰好身边带有古筝，源氏公子取了过来。回想当年明石浦上深夜合奏之状，便劝明石姬弹琵琶相和。明石姬同他合奏了一会。源氏公子深深赞叹其技巧之高明，实在无可挑剔。奏毕，他便把小女公子的近况详告于她。大堰邸原本是个寂寥的的居处，源氏公子时常来此泊宿，有时也就在这里用些点心或便饭。他来此时，对外常常借口赴佛堂或桂院，并不言明专程专访。他对明石姬虽非过分痴迷，却也绝无轻视之色，亦不把她视作平常人。可见对她的恩宠是不同凡响的。明石姬也深知这一点，教她对公子并无过高的要求。但也木表现得十分自卑，凡事谨遵公子之意，正是不卑不亢，恰到好处。明石姬早有所闻：源氏公子在身份高贵的女人家里，从来不如此礼貌周全，坦诚相待；而总是居高临下的。因此她想：“我倘搬至东院，与公子太过接近，反倒与她们同化，以致受得诸般羞辱。如今住在这里，虽不经常见面，但却专为我而来，对我更是荣耀。”明石道人送女儿入京时虽然言语决绝，但毕竟也很牵念，不知公子待她们如何，常遣人来探望。听到了消息，有时悲伤感叹；但既为荣光之事，欢欣鼓舞之时也不少。

正于此时，太政大臣辞世了。此老臣乃国家之栋梁，一旦殁，皇上亦悼惜不已。昔年暂时隐退，笼闭邸内，尚且震得朝野不安；今日与世长辞，悲悼者尤众。源氏内大臣亦甚惋惜。素日一应政务均可依赖太政大臣裁决，内大臣甚是清闲。今后势必独担其任，因此倍增愁叹。冷泉帝年方十四，然而老成持重，远出其年龄以上。他亲临朝政，英明果断，源氏内大臣颇可放心。然而太政大臣逝世之后，朝野大政，非他莫托。谁能代此大任，以成

就他出家修行的夙愿呢？想到这里，便对太政大臣之早逝甚是痛心。因此大办追荐佛事，其隆重程度甚于太政大臣的子孙们。又殷勤吊慰，多方照料。

出家的藤壶母后，于今年初春染病，到得三月，病势已十分沉重。冷泉帝驾幸三条院，探问母亲病情。当年桐壶帝驾崩时，冷泉帝年仅五岁，未清世事。今见母后病重，忧心如焚，戚容满面。藤壶母后见了皇帝，也悲从心起，对他道：“我自知大限将到，难以熬过今年，但也无特别之苦痛。倘我明言自知死期，恐外人笑我捏腔作势，是以也不大作功德。我早想回宫，与你详谈当年之事。然一直情绪不佳，以致蹉跎至今，终未如愿，真是遗憾。”说时声音已是十分微弱了。她今年三十七岁，仍光艳照人，风姿不减当年。冷泉帝见了，更觉可惜，不免悲叹人无常。他说道：“今年乃母后厄年，母后定当万事小心。孩儿听说母后玉体欠安，心甚忧之。只恨未多做法事，为母后消灾延寿。”冷泉帝内心焦急，便大作法事，祈请母后早日康复。源氏内大臣至今才知藤壶母后所患并非寻常小病，深为忧虑。冷泉帝因身份关系，不便久留，只得忧思重重返首。

藤壶母后痛苦难忍，言语也感吃力，心中寻思：“我这一生，恐是积了阴德，故在这世间享尽荣华富贵，无人能比。然我内心之苦，恐亦世无其匹吧！冷泉帝怎知我有此等隐情，真是愧疚。我于此很，死不瞑目。地老天荒，永无消解之日。”内大臣想起此时太政大臣新丧，藤壶母后危在旦夕，国家连遭不幸，实可悲叹。再加上自己和藤壶母后那段隐情，悲叹之余又添伤感。近年他们的恋情久已断绝。想起藤壶母后既死，重续旧情之梦成空，更悲不唱胜。便去探询母后病状。母后身边侍女，都是心腹之人，早知内大臣的苦心，此时便将母后病状一一相告。又道：“母后患病数月，虽精力不济，仍坚持礼佛诵经。因长久辛劳，历久愈衰。近来连橘子汁也食不尽，恐怕已无生望了。”皆掩面而泣。藤壶母后让传文告诉内大臣：“你谨奉父皇遗命，竭尽全力，效忠当今圣上，其心可嘉。年来多承君惠，我常想向你真诚致谢，但若无机会，今日又病重若斯，遗憾重重，言何能及！”帷屏外的源氏内大臣，听到她微弱声音，肝肠寸断，泪如泉涌，一时无言可答。又怕别人看见不好，只得强打精神，极力支撑。复又念及如此一个美人，从此便要玉殒香消，魂归他乡，空留无限伤心恨事，真叹老天无眼！终于收泪复道：“臣本螻蛄，不足挂齿。蒙陛下不弃，委以重任，自当竭心尽职，不敢稍有懈怠。月前大政大臣突然仙逝，臣重任在肩，木胜惶恐。孰料而今母后又染重病，更觉心如乱麻。只恐此身在世之日也不多矣。”言语间，藤壶母后象秋天的叶子，终于飘然而去。源氏内大臣的悲伤无可比拟。

藤壶母后虽身为贵人，却最为慈悲，对世人广施博爱，了无仗势欺人、渔肉百姓的豪门贵族的恶行。凡天下进贡，倘兴师动众者，悉数谢绝。在佛法功德方面，也有自己的原则。她只用自己应得的俸禄和继承来的财产，尽自己所能，斋僧供佛。而不像一些富贵人家，穷奢极欲地大做功德。此种人等，虽圣明天子时代，也不乏其例。是以藤壶母后的死讯传出，国人尽哀。葬礼上，殿上官员，一律身着黑色丧服，使得草长莺飞的阳春三月也一片暗淡。

源氏公子欣赏着二条院庭中的樱花，当年花宴情状，又上心头，忍不住独自吟唱“今岁应开墨色花”之古歌。又恐遭人非议，使整口呆在佛堂，偷偷饮泣。残阳如血，山野树梢，皆披金挂彩，枝缕分明。而飘浮于岭上的薄云，则略显晦暗。源氏公子看着这残阳薄云，不住哀思又起。便吟道：

“淡云蒙岭夕照薄，仿佛丧衣暗色深。”但徒然独吟，并无一人闻得。

七七佛事渐次圆满之后，一时再无大的举动。皇上顿感宫中岑寂，百无聊赖。却有一个僧都，藤壶母后的母后在世时即已入宫供职，一直作祈祷师。藤壶母后视为亲信，对他甚为尊敬。皇上也将宫中的隆重法事交与他操办，对他器重有加。这谱都七十余岁，是少有的得道高僧。近年一直隐居山中，潜心习道修行，以祈佛佑。此次因藤壶皇后之病，特来京都，被召入宫。源氏内大臣劝他道：“同音年一样，今后你仍留住宫中，为皇上尽忠效

命。”谱都回答道：“贫僧年事已高，本难再作夜课。而今大臣有命，怎敢不遵。况贫僧增长蒙是恩，理当报答。”便留在宫中，随侍皇帝左右。

一日，天将破晓时，皇上与僧都呆在一起。僧都沉默着，不紧不慢地为他讲授世事常理。见左右无人，僧部便趁机说道：“贫僧有一事欲奏闻，因恐有逆圣听，反获欺君之罪，故犹豫未决。但若因水受蒙蔽而深蒙罪孽，贫僧也罪极天谴。况贫僧隐瞒此事，毫无益处，恐菩萨也要斥责贫僧不忠。”说完这些，便觉难以启齿了。冷泉皇帝以为他有什么余恨未解，心想虽是僧人，且道行高深，却终脱不了常人贪馋嫉妒之恶疾，真是可恶。便对他道：“我素来祝你为心腹，你却对我有所隐瞒，真令我失望！”僧都终于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陛下此言差矣。贫僧已将菩萨所严禁泄露的真言秘诀，悉数传授陛下，贫僧自身浮身三界外而不染尘俗，还有何事不能告之呢？推此事，因涉过去未来国运，已故桐壶院、藤壶母后及当今执政源氏内大臣声誉，因此贫僧不敢隐瞒，又不便贸然相告。贫僧微贱之身，死不足惜，因此获罪，也无须追悔。今遵神佛之意，奏闻陛下：陛下尚在母腹之时，母后便整日忧惧，悲伤不已，曾密嘱贫僧极力祈祷。贫僧乃出家之人，内中缘由，不便相问，后逢内大臣身受不白之冤，贬到荒僻之地成守涵防，母后忧惧愈甚，又嘱贫僧祈祷。源氏内大臣闻得，密命贫僧向诸佛菩萨忏悔，求菩萨宽恕。陛下未登大宝之先，贫僧昼夜不息，祈请圣安。据贫僧所知……”便将当年之事一一奏闻。冷泉帝听了，好似晴天霹雳。他又惊又怕，一时方寸大乱，无言以对。谱都自思康突，恐一时龙颜羞恼，降下罪来，便要悄悄告退。冷泉帝叫住他，说道：“这么多年你才告诉于我，我真要怨你不忠了。若我今生一无所知，来世不知要遭多少报应呢。我且问你，此事除你之外，可尚有他人知悉乃至泄露？”僧都答道：“除贫僧外，只有王命妇知悉了。近来天行无常，瘟疫泛滥，国家连遭不幸，贫僧思忖恐正是此事所致，因此斗胆启奏。往日陛下年幼，未话世事，神佛亦念无知而恕罪。而今陛下年事渐长，已洞悉世事，而未尽孝道，神佛使自降灾以示惩戒。父母者，人之根本，吉凶世事，往往因之。贫僧将此等秘事告之陛下，望陛下知罪弥补。”说时不胜唏嘘。其时天光大亮，僧都便即告退。

冷泉帝闻此消息，恍然如梦。左思右想，也理不出头绪。他觉得此事有愧于桐壶院在天之灵。而生父久屈臣职，实子之不孝。他这样想来想去，直到日头高升，仍未起身。源氏内大臣闻知圣体欠安，吃惊不小，便前来问候。此时已知真相的冷泉帝一见内大臣，便悲从心起，忍不住泪上眼眶。源氏内大臣以为他思悼母后，至今泪眼未干。

这一日，桃园式部卿亲王逝世了。冷泉帝闻此噩耗，不免又吃一惊，甚觉这世间灾祸频频，危机四伏。源氏内大臣目睹种种变故，见皇上忧戚如此，便常住在宫中，与皇上亲密谈心。皇上对他道：“恐我亦余命无多了，近来心绪烦乱，精神萎靡，又逢此种种灾变，天下不安。今数难并发，教我忧恨不已。我常思引退，顾念母后心清，未敢言及。今已无可牵念，正直全我心愿，以求安度余生。”源氏内大臣诧然道：“圣上何出此言？天下太平与否，岂因执政时间之短长。即使古之圣明时代，亦难奈灾患。况最近逝世之人，大多年事已高，尽享天年。陛下何必如此担忧呢？”便援经引例，百般劝慰。

冷泉帝常穿青黑色丧服，其俊逸清秀之态，与源氏内大臣如出一脉。他以前揽镜自视，亦偶有此感。自听了僧都的话后，将自己与源氏内大臣仔细比较，愈发深感父子情深。

他总想找机会向源氏暗示此事。又恐内大臣难堪，终无勇气。故这期间他们只谈些琐碎小事，关系却更见亲密。冷泉帝对他恭敬有加，有时似超出君臣之礼。内大臣体幽察微，心中惊诧，却终不知他已闻知其事。

冷泉帝本想与王命妇探问详情，却又不愿让她知道自己得悉母后至死未说之事。他准备隐约探问内大臣，讨教此种事例是否古已有之，又苦于没有机会。于是只得博览群书，勤于学问，希望在书中找出例子。他发现帝王血统混乱之事例，中国颇多，或公开，或隐秘。但日本并无前例，当然也许仅是未作记载，试想如此秘密之事，怎好载入史册，见诸后人呢？史传中倒是记载：皇子滴为臣籍，身任纳言或大臣之后，又恢复亲王身份，并终登大

宝者，非止一二。于是他想借用古例，只说源氏内大臣贤才圣德，应让位与他。于是作了多方考虑。

其时已是秋季，正是京官任免之期。朝廷拟命源氏为太政大臣。冷泉帝将此事预先告知源氏内大臣，并趁机谈起让位一事。源氏内大臣不胜惶惑惊恐，力阻此议。他妻道：“桐壶父皇在世之时，虽于诸多皇子之中，独宠下臣，但传位大事，从未想过。今日小臣岂敢违逆父皇遗命，擅登大宝？小臣唯愿恪遵遗命，尽忠尽责辅佐皇上，待将来年迈昏愤之时，退返林泉，念佛诵经，了此残生。如此而已。”他始终是臣子的口吻，冷泉帝闻之，歉疚之余，又觉遗憾。至于太政大臣之职，源氏内大臣亦谓有待考虑，暂不受命。后来仅晋了官位，并特许乘牛车出入禁宫。冷泉帝意犹未尽，欲复其亲王之份。但按定例，亲王不能兼太政大臣一职。源氏若为亲王，则再无适当人选可任太政大臣之职，然例制所限，那样朝廷便后援无人了。故此事也只得搁置起来，于是晋封权中纳言，为大纳言兼大将。源氏内大臣想：“待此人再升一级，位极内大臣以后，我可将诸事委托予他，那样便可得些清闲了。”回思冷泉帝此次言行，不免担忧。如果他已知道昔日隐情，怎对得起藤壶母后在天之灵呢？但令皇上为此事郁郁寡欢，又甚感歉疚，他很诧异：“这秘密是谁泄露的呢？”

王命妇已迁任林世事殿之职，在那里有她的居室。源氏内大臣便前去探访，问她道：“那桩事情，母后在世时可曾向皇上谈及一二？”王命妇一口否定道：“母后一丝风声都不敢让皇上听到，岂会自己泄露？但她又恐皇上不知生父，蒙不孝之罪，触怒神佛。”源氏内大臣闻得这话，回想起藤壶母后温柔敦厚，思虑周密的样子，不胜恋惜。

梅壶女御在宫中，果然不负内大臣之殷望，照料皇帝无微不至，深受皇上宠爱。这位女御不仅容貌出众，性情也无可挑剔。因此源氏内大臣十分看重她，只管用心照顾。时值秋季，梅壶女御暂回二条院歇息。为欢迎女御，源氏内大臣把正殿装饰得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。现在，他只将她以亲生女儿相待了。

一日，绵绵秋雨不绝，庭前花草斑斓，绿露凝碧。源氏内大臣忆及梅壶的母亲六条妃子在世时种种往事，泪湿衣襟，便到女御的居室里探望。他借口时势多厄，自己洁身斋戒以谢天威，常着墨色常礼服。其实乃为母后阴福作祷而已。他把念珠藏入袖中，走进帝内来，姿态异常优雅。梅壶女御隔着帷屏直接与他谈话。源氏内大臣说道：“庭前秋花又盛开了，今岁时势不佳，那花草依旧盛似昔年。人虽有情，草木无知，好可怜啊！”说着，将身子靠在柱上，夕照使他更添神采。接着谈到陈年往事，谈到那日赴野宫访问六条妃子，黎明时不忍离别之状，抚今追昔，又是感慨，又是神往。梅壶女御也哀泣有声，“回思往事袖更湿”了。源氏内大臣听见她的隐隐抽泣之声，不由想像到她是个怎样温柔和悦、优雅宜人的美人。只恨帷屏阻隔，不能一睹风采，心下焦如火烧。哎，真是恶习难改！

源氏内大臣继续说道：“想当年，本无特别伤神烦心之事。毋须寄情于风月场中。但因我心性风流，乃致不绝忧患。我纵情不羁，与诸多女子产生本不应有的恋情，使我不堪其痛。有二人至死不肯原谅我，一个便是份母亲，她深怨我薄情寡义，以致含怨冥府，令我抱恨终身。我竭诚照顾你，即弥补昔之过错，自己也心有所慰。怎奈‘旧恨余烬犹未消’，想来真是前世冤孽啊！”却并不提及另一人。随即调转头道：“其间我横遭滴戍，自思如若返京，能多做些应做之事。今诸愿总算渐次得偿了。东院那花散里，以前孤苦无靠，现于六条院中安享清福。此人天性温和，我与她互相谅解，亲密和乐。我返京以后，复它加爵，虽资为帝圣臂膀，却无心邀宠取贵，推始终难抑风月之情怀。你入宫时，我努力抑制自己而将你当女儿看待，不知你能否体谅我的一片苦心？如尚无同情之念，我真是枉费苦心了！”梅壶女御心下厌嫌，默然无语。源氏内大臣道：“你不开口，可见确不同情我，如此好伤我心啊！”

源氏内大臣自觉难堪，又岔开话题说道：“从此以后，我将不再作愧疚之事。只管闭门礼佛，专心事禅，为来世积福。惟每念及此生无甚业绩，不免遗憾。今膝下有四龄小女，我

冒昧请求，欲郑重相托，望你告诉她不忘父志，光耀门庭。我去之后，务请劳心费神，多多栽培。”梅壶女御态度异常文雅，只约略答有片言只语。源氏内大臣听了觉得十分可亲，便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直至暮色凝帘。又继续言道：“此事暂且不谈。目前我只希望一年四季皆有美景可赏。春花绚烂，秋野统丽，四时美景之优劣，向无定论。中国之文人墨客皆言春光最美；但日本的和歌又以为‘春天只见群花放，不及清秋逸兴长’。其实四时之景，皆各有可人之处；孰优孰劣，实难分辨。我想在这小院内，多植春秋花草，兼养些稀有的鸣虫，以点缀四时景色，供你等欣赏。不知对于春秋，你更偏爱哪一季节？”梅壶女御觉得难以回复，便不作声，又觉有失礼貌，只得勉强应道：“此事古人皆无定论，更何況我。诚如尊见：四时景色，各有千秋。然前人亦道：‘秋夜相思特地深，’每逢秋夜，便追念逝如朝露的母亲，故更喜秋天。”这话信口道来，并没有多少理由，却使内大臣恋慕不已。他情不自禁地赠一绝句道：“

“君惜秋色美，我好秋宵净。同心既相伴，望谅我此心。我时常相思难耐啊！”梅壶女御只觉莫名其妙，又岂能作答？源氏内大臣想借机一泄胸中怨恨，或者增越雷池，非礼于她。又转思自己如此轻佻，太不成体统。那梅壶女御满。已嫌恶，实亦并非毫无道理。于是收回欲念，连声叹息。此时的内大臣姿态美妙，动人心魄，却只惹得梅壶女御的嫌厌。她渐渐后退，想避入内室。源氏悻悻道：“不料你如此讨厌我！真解情性者，恐不致如此吧。今后你休再恨我了，不然，我太伤心了。”便告辞退出。但幽幽衣香仍留室中，梅壶女御颇感这香气可厌。侍女们一面关窗，一面说道：“这衣香好浓啊！此人太漂亮了。竟是‘樱花兼有梅花香，开在杨柳柔条上’，教人爱慕不已呢！”

源氏内大臣回到西殿，并不进内室去，却在窗前躺下，陷入沉思。他让人将灯笼挂在远处，只命几个侍女情立一旁，与她们闲聊。他心下自黄道：“我怎么又犯了作乱伦之恋的恶解呢？真是自寻烦恼啊！”又想：“向梅壶女御求爱，岂不荒唐！昔年之事，罪孽尤为深重，但神佛念我年幼无知，不予惩罚。但现在怎可不思悔责，速然再犯？”想到此处，又觉得自己毕竟已颇有修养，不致重蹈复辙，做那些荒唐悔恨之事了。

梅壶女御回答内大臣偏爱秋季，好像深知秋趣。事后思及，懊悔不已，颇觉自己可耻。烦恼交加，竟成心病。但源氏内大臣已自我省察，毅然断了此念，照料她反比以前更亲切周到了。他走进内室，对紫姬道：“梅壶女御偏爱秋夜，实甚可喜；而你独好春晨，更自有理。日后赏花玩景，皆可随你好恶。我身为内大臣，俗务缠身，总难一逞胸臆，纵情山水。常想遂了心愿，退引林泉，闭门修行。然念及你之寂寥孤单，终不忍耳。”

源氏内大臣仍时刻不可忘怀那大堰邪内的人儿。但位尊名显，轻易造访恐有不便。他想：“明石姬自惭低贱，是以厌与世人交往。其实如此自卑，大可不必呀。她不愿移居东院，屈尊与众人友好相处，则又太清高自傲了。”以己之心相思，甚觉可怜。乃以嗟峨佛堂礼佛之事不可或废为借口，赴大堰邪访问。

却说这大堰翻内的明石姬，其凄怨之情与日俱增。素日闲居无聊，更添烦恼。与内大臣的擎缉令她苦恨不已，而内大臣又总是难得一见，来去匆匆。这使她的哀婉永无尽头。源氏内大臣只好极力抚慰。大堰河鸿鸪船上的火炬闪烁，火光倒映在水中，从翁郁绿的林子远远望去，一如天际的流萤点点。源氏内大臣道：“此种情景，倘非在明石浦经常看到，此时必当惊羨。”明石姬吟道：

“映水渔灯似萤火，相伴愁客临此境。我的忧愁其实并不减于昔日渔火乡居之时。”源氏内大臣答道：

“惟怨无人解余怀，心如筹灯动水影。正如古歌所咏：‘谁教君心似此愁？’言下之意反怨明石姬不体谅他。其时内大臣公私俗务皆得闲暇，便思精研佛法，是以常到峰峨佛堂诵经念佛，得以长久居留，明石姬愁肠亦稍得宽解。

第二十章 槿姬

槿姬原本在贺茂神社当斋院，因父亲桃园式部卿亲王新逝，便辞职移居别处为父守孝。源氏内大臣有一癖好，但凡倾心恋慕过的女子，便就不忘怀。因此闻讯后多次去信吊慰。槿姬回想昔日受其烦扰，因此并不诚恳复信，只作礼节性应酬。源氏内大臣深感失望。九月，槿姬移居旧宅桃园宫邪。源氏内大臣获得消息，心念姑母五公主亦居住那里，便借口探望五公主，前去拜访。

五公主住于邸内正殿东侧，槿姬住西侧。亲王辞世虽不久，但棚内已日见萧条落寂。桐壶院辞世之前，特别恩宠五公主。所以时至今日，源氏内大臣仍与这位姑母书信往来，关系亲密。五公主虽为槿姬之母三公主之妹，却全不似她姐姐那样年轻貌健，恐怕遭遇不同之故吧！她声音嘶哑、老态龙钟，且时常咳嗽。她亲自会晤侄儿，对他说道：“我年迈体衰，平居常易伤心落泪。如今桐壶院亦离我而去，我更觉万念俱灰。幸有你这侄儿时来探望，让我暂忘苦痛，得些安慰。”源氏内大臣见姑母几近风烛残年，于是处处尊敬她，回道：“父皇驾崩之后，世间万事通异往昔。前年侄儿蒙冤遭罪，滴成异乡。想不到皇恩浩荡，又获赦免，重归故土，权理政务。只因公务繁多，少有闲暇，虽欲常来叙旧问候，得些指教，而终难如愿，实乃憾事。”五公主说道：“哎呀，这世道变化无常，真叫人揣摸不定！我历尽沧桑，早已厌倦此身，只想撒手而去，如今幸而见得你回返京都，加官晋爵，尽享荣华；若在你当年陷入困顿之时，痛心而去，倒是不幸呢！”她声音颤抖着。又道：“你真是相貌英俊，不同凡响啊，你幼年之时，我便惊诧世间竟有如此人物，以后见你愈发俊美，便疑心仙人下凡，令人心悸不已。世人盛传圣上相貌与你酷似，但依我推究，怎可能比得上你呢？”便自顾说开了去。源氏内大臣心想：“姑母也真有趣，哪能当面对人的相貌大加赞誉呢？”便说道：“姑母过誉。近年来侄儿身遭忧患，尝尽颠沛流离之苦，已日见衰老了。当今皇上貌美无比，真是前无古人，绝世稀有，我怎能与圣上相提并论呢？姑母的推想也太离奇了。”五公主说：“无论怎样，只要能常见你，我这老命也会存活长久些。今日我忧患尽释、神清气爽，真高兴啊！”说罢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片刻后又说道：“三姐洪福，有你这么个女婿常亲近，真让人羡慕不已。此处已故亲王，便深悔不曾招你为婿呢！”源氏内大臣听罢，觉得此话倒很称心，遂答道：“真是求之不得呢，如此大家便可常常亲近，是何等幸福啊！只可惜他们皆不愿接近我呀！”他发狠说道，言语中已透露出心事。他向槿姬所住那边望去，看见庭前草木虽已衰枯，却别有一番景致。想像着槿姬凭窗远眺的可爱模样，一时不能自制，便说道：“侄儿今天来此，理应去看望姐姐，不然就失礼了。”于是辞别五公主，顺着廊檐往那边走去。

此时槿姬室内的黑色帷屏，透过灰色包边的帘子隐约可见，在向晚的夜色中，显得寂寥凄凉。微风拂面，送至缕缕衣香；那内室景象，源氏内大臣更觉神秘而美妙。侍女们不便在廊檐上款待大臣，便请他南厢就坐。由一个叫做宣旨的侍女代为应酬。“源氏内大臣甚为木满，说道：“叫我坐于帘外，岂不是将我同年轻人同等对待？我仰慕姐姐，由来已久。凭此诚心，尚不足以出入帘帷么？”槿姬传言道：“昔日诸事，恍若梦中；而今梦虽已醒，但仍难辨世间真伪。故你是否诚心，再待我细细思量。源氏内大臣受此冷遇，便觉世事无常。慎微小事，亦真让人深思啊！便赠诗道：

“俭持神明客汝运，甘心首症已经年。神明已允你返部，缘何避而不见？我遭得滴戍，饱经苦难，早已积郁满胸，只想求得机会，向你一一倾诉呢。”他言辞真切、态度诚恳，风流潇洒更甚于往昔。他年纪虽长了些，但于内大臣一职，也颇为年轻。槿姬答诗道：“寻常一句风情话，神前背誓获罪多。”源氏内大臣故作激洒地说道：“旧誓又何必重提呢？昔日之罪，早已随风而去，无踪可觅了。”侍女宣旨对他颇为同情，逗趣道：“如此说来，‘此誓神明不要听’了。”槿姬本是正经之人，闻言颇感不快。她生性古板，年纪越长，便越发谨小细微，连答话也怕多说。众侍女对此一筹莫展，只是干着急。源氏内大臣扫兴地说道：“想不到我竟成了调笑的对象！”便起身告辞。一面走，一面哀叹道：“唉，年纪一大，便遭人奚落。我为她憔悴至此，她却一脸冰霜。我连‘请君出看谁摔身’也不能

吟了！”众侍女对他绝世俊颜又是一番赞美。此时夜空高远，碧蓝如水。风吹落叶，声声入耳。众侍女触景伤怀，又忆起从前在贺茂神社时的种种趣事，那时源氏公子情书频来，或忧或喜，趣味无穷。她们尽情回忆往事，直至深夜。

源氏内大臣回到家里，回想槿姬此间态度，莫名懊恼，整夜辗转难眠。晨间凭窗而望：朝雾淡淡，秋草霜枯；模花形容枯槁、颜色惨淡，攀缠于草木之上。他叫人折来一枝，送与槿姬，并附言道：“昨日遭你冷淡，教我再无颜面。你可曾取笑我狼狈之相？真是可恨！但我且问你：

昔年曾赠栏，永不忘当初；久别无由见，花客减色无？尚望你体谅我长年相思之苦。”此信措词谦恭可怜，槿姬觉得倘置之不理，未免太过薄情无味。便复书道：

“秋深落篱畔，若雾降临初；橙色调伤甚，花容有若无。以此花喻我，妥帖之至，使我不禁落泪。”书中仅此数言，亦非深情流露。不知何故，源氏内大臣捧书细读，竟不忍释手。青灰色的信笺上，字迹娟秀柔嫩，相得益彰。凡赠答之诗歌函牍，终因人物品格，笔墨趣味，得以暇瑜并掩，当时似觉完美；后以多次传抄；有的让人见了则不免摇头皱眉，本以为然。故作者在本书中故作聪明地引用的诗歌函牍，恐有伤大雅的也不在少数。

若再似年轻时那般鸿雁传情，源氏公子觉得自己已不相宜。但回想起槿姬不冷不热、若即若离的态度，至今未成其好事，令他甚为伤心懊恼，终不甘心；便重鼓勇气再示爱慕。他唤侍女宣旨到独居的东殿商量对策。槿姬身边侍女个个风流多情，对一般男子尚倾心相恋，何况英俊潇洒、惯于吟风弄月的源氏公子？嗟叹赞誉之极，只恨自己不是槿姬！至于槿姬自己呢，年轻时尚且一本正经，凛然不可冒犯。更况现在年事俱长，位高名尊，岂可作那排闻艳事？源氏公子觉得这位小姐虽经沧桑世事，但性情仍丝毫未变，实在与众不同。真是稀世少见，可叹可恨。

与槿姬的恋情最终仍被传了出去。大家互相议论道：“听说源氏内大臣爱上前斋院了呢，五公主也说这二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真是一段门当户对的天赐良缘！”槿姬闻得此等传闻，开始不以为然，心想内大臣对自己向来宠爱有加，断不会隐瞒此事。后来细心观察，见公子神色异乎寻常，时时魂不守舍、若有所思，她这才有些忧惧：“原来他对槿姬的恋情已刻骨铭心了。在我面前却故作坦然，戏言蒙混。”又想：“那槿姬与自己同为皇室贵胄，声望又不在自己之下。若公子倾心于她，则自己地位可危。多年享惯专宠，如今若为槿姬所夺，岂不伤心！”她独自悲叹。继而又想：“以后他虽念及旧情终不会弃我而去，但我在他心中已无足轻重。那多年的感情也就可有可无、不值一提了。”她思绪烦乱、愁肠百结。若是琐屑小事，发几句无伤感情的怨言也许作罢。但此等大事，岂能等闲视之。但未得真凭实据，也不便怒形于色。源氏公子为槿姬一事，整日独坐窗前，冥思苦想。他常值宿宫中，并不回家。偶有闲暇，也只管理头写信，当作公务一般。槿姬想：“外间的议论果然不假！他怎未对我吐露半点心事呢？”她为此一直心绪不宁，茶饭不思。

因在藤壶母后丧服之期，故这年冬天，宫中神事一概不予举行。源氏公子百无聊赖，便去桃园宫探访五公主。时值大雪纷飞，向晚的景致冷艳动人。源氏公子此次出访穿戴着意讲究，衣香甚于往日。若多情动心的女子见得，不生爱恋才怪呢！他毕竟不便悄悄出访，临行时向紫夫人告辞：“五姑母身体不适，我去探望一下。”他稍坐便欲走，但槿姬只管与小女公子玩耍，并不理他，但眼中仍难掩饰那异样之色。源氏公子便对她说道：“近来你神色怪异，我又不曾得罪于你，却是为何？定然又多心了。其实我只是想起‘彼此不宜太亲呢’的古话，便常留宿宫中。”槿姬只答了一声“太亲见了的确多痛苦”，便背转身去躺下了。源氏公子见此情景，觉得手心不忍，但此行已通知五公主，便决然出门而去。槿姬怅然寻思道：“我一向信任于他，不想竟会发生此种事情。”源氏公子出门之时，身着灰色丧服，色彩谐调，式样得体，竟是异常美观”。雪光映照下，更为明艳无比。槿姬望着

他的背影，恋恋不舍，心想：日后这人果真弃我而去，该是怎样的悲哀啊！忍不住忧伤满怀。

源氏公子只带了几个不甚惹眼的家臣随了前往。源氏便向他们诉道：“似我这般年纪，竟懒得出宫走动了。只因桃园邪内的五公主，老迈孤寂，甚为可怜。我曾答应式部卿亲王，常去照看她。五公主也曾请求于我，便更不好推倭了。”众人皆知他的秘密，私下议论：“唉！他用情不专，见了美女便倾心的老毛病看来终是难改的。真是白璧微瑕，但千万不要筹出麻烦啊！”

到了桃园宫邪，公子本想从北门进去，但闲杂人员进出甚多，公子不便轻率进入。于是只能走一向紧闭的西门，同时也派人进去通报。且说五公主见天降大雪，推想源氏公子不会来访，不料如今却来了。她很是吃惊，忙叫人开门，那守门人冷得瑟瑟发抖，只想快些开了门回去。偏偏那门不易打开，且没其他男佣相帮，便忍不住恨声骂道：“该死的锁！怎么锈得如此厉害？”源氏公子听罢，感慨万端。他想：“亲王新逝不久，却似已历多年。本知世态炎凉，一切荣华富贵，皆乃过眼云烟，却因留恋四时风物之故，舍不得区区之身。人生也真悲哀啊！”他触景生情，忍不住随口吟道：

“曾几何时荒草生，蓬门积雪断垣倾。”紧闭的西门终于打开了，公子便进去探访。他每次先探访五公主，照例与她叙谈些往事。五公主一见公子便兴致大发，畅谈无聊往事，繁琐冗长，旁杂无序。源氏公子对此索然寡味，虽强作精神，仍奄奄思睡。五公主不久也呵欠连连，勉强说道：“人老了，晚上只想瞌睡，话也说不流畅了。”话声刚落，分明鼾声已起。源氏公子一见，心中暗喜。正欲告辞出门，只见一老态龙钟的婆婆咳嗽进来。说道：“说句生气的话，你定然知道我在此。怎不来看我？我还等着呢。想必你已把我忘了，铜壶帝和我说笑时，常叫我‘老祖母’呢。”经她这一提醒，源氏公子也记起来了。这个人叫源内侍，听说她拜五公主为师，已出家为尼，不料仍康住于世。此人久无音讯，平时又没在意，如今见到，甚觉意外。于是答道：“父皇当年之事，已成古话；每每想起，感慨万千。今日有幸听到你的声音，自然高兴。还请前辈把我看作‘没有父母而俄倒在地的旅人’多加照拂！”便坐于她身旁。源内侍看着源氏公子，见他英俊飒爽，不禁沉溺于往事，又忍不住娇痴之态，苦恨不能回到从前。她牙齿所剩无几，讲话已是困难，但声音却娇脆动听，满脸癌等。她对着公子唱起古歌来：“常说他人老可憎，而今老已到我身。”源氏公子听了，心中甚是厌恶，想如此老迈之人，仍娇痴作态，严然妙龄女子，只突然才显出老相似的。然而转念一想，又觉此人甚为可怜。想当年宫中女御、更衣无数，争宠吃醋不休。可如今；有的早已命归黄泉，有的遁入空门，整日与青灯古佛为伴。真是岁月无情啊！像藤壶妃子那样盛年早逝，更是出人意料。只这五公主和源内侍一类人，人品低微，余生不多，却偏偏长生于世，整日诵经念佛，悠然自得。实在是世事飘忽、天道无知啊！想到此处，脸上已露感慨之色。多情的源内侍不明底细，以为公子追念往昔，对她难忘呢，便兴味盎然地吟道

“经年不忘当时谊，就忆一言‘亲之亲’。”源氏公子很觉无聊，只勉强答道：

“长忆亲恩深如海，生生世世难相忘。确实情深似海啊！我们日后再谈吧。”说完便告辞而去。

此时已寒月初升，清辉映雪，夜晚宁静而祥和。槿姬的房室，格子窗已关上，仅留一两处开着。源氏公子想起适才源内侍的娇痴模样，觉得正如俗语所说：“何物最难当？老太婆化妆，冬天的月亮。”忍不住独自笑起来。

源氏公子已不再似往日，其态度十分认真坚决，无论怎样，他都要懂姬亲口回他一句话，槿姬心里想：“若在过去，一时做了错事，世人会因年少无知而原谅的。那时父亲对他也重视有加。虽然如此，当年我仍海自己草率，总为此感到羞愧，故一直约束自己，严加拒绝。而今，时隔多年，双方年龄已大，再不是吟风弄月之时了，岂可与他亲口答话？”她心意已决，全然不为源氏的百般哀求所动。源氏公子深感失望，怨恨满怀。槿姬觉得过分

冷淡，确是有失礼貌，便叫侍女传言与他。源氏见此情形，更觉焦灼难耐。此刻夜已甚深，夜风凛冽，浸人心骨，此景实甚悲凉、惹人泪落！源氏公子不胜感伤，泪水塞满眼眶。他含泪吟道：

“昔日伤心心不死，今朝失意意添愁。真是‘愁苦无时不缠身’啊！”声音哀怨凄惨。侍女们深为感动，苦劝小姐作答。槿姬无奈，只得叫宣旨传言：

“闻人改节心犹恨，岂会今朝自变心。我是初衷不改了。”源氏公子再无他法，心中忌恨槿姬古板薄情；本想就此归去，又觉这般满腹怨恨似个轻薄少年，于身份地位实不相宜。于是对宣旨等说道：“今遭人如此奚落，一旦外人知晓，定当讥讽于我。你们万不可有所泄露。古歌道：‘若有人问答不知，切勿透露我姓氏！’我在此拜托各位了。”说罢又与她们耳语一番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只听得众侍女纷纷议论道：“啊呀，太不应该了！他思念小姐若此，却遭此冷遇；小姐这般薄情，真出乎意料！他本是端正稳重、情深意长之人，却被人误为轻桃浮薄。哎，实在是冤枉他了。”

槿姬亦非清心寡欲之人，源氏公子绝世风姿及丰富细腻的情感，早令她心醉。但她一直固执地认为：如轻易接受他的爱恋，势必显得自己与世间俗女子毫无二致。且自己也是风流轻飘之人，一旦被着他穿，岂不羞愧难当、无地自容？故只一味矜持作态，丝毫不露爱慕之心。只作些无关痛痒的礼节性复信，或在他来访时由侍女传言，惟求不失礼于他。槿姬自觉近年慢怠于佛事，常想削发为尼，潜心修行，以减轻罪责。但想到即刻和他断绝来往，遁入空门。若外人不知，又要认为是情场失意、看破红尘之举，势必惹起世人非议。她深知人言可畏，所以谨慎小心，暗中筹备，连身边侍女也不相告。因亲王已故，众同父异母兄弟关系平淡，素来疏远，一时这宫邸更是每况愈下，境况日渐萧条了。此时，有源氏公子那样的重臣前来登门求爱，哪内众人正求之不得，惟愿玉成好事，与公子一心。想那源氏公子是何等人物，难道真是魂牵梦绕，心系槿姬？只因槿姬不为所动，对他冷若冰霜，他不肯就此罢休而已。源氏公子自觉德望并重，阅尽世间百态，也通得些人情世故。想自己这般年纪，还要整日里追蜂逐蝶，岂有不被世人非议的。但若再一无所得，更将为天下人笑话了。由此心烦意乱，无计可施。源氏公子已久不回二条院宿夜了，槿姬昼夜独守空房，寂寞无聊，便想起“暂别心如焚，方知戏不得”的古歌，只觉那是专为自己而说的。不觉泪落如珠。一日，源氏公子回到二条院，见槿姬神色凄楚哀伤，异于往常，便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也不肯告诉我，我真不懂了。”便拥她入怀，抚摸她的秀发。那恩爱甜蜜的样子，真是难以描绘。源氏公子又说道：“母后仙逝之后，皇上一直悲愁满怀，郁郁不乐，我看他很是可怜。又因太政大臣辞世，一时无人代理政务，只好常住宫中。你不习惯，怨恨于我，无可指责。但你知道，我已弃邪归正，你尽可放心。我们夫妻多年，你怎能仍像孩子般不解我心？实乃遗憾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替她梳理额发。槿姬愈发撒娇了，转过头去，仍一声不吭。源氏公子叹道：“真是孩子脾气！”心中却想道：“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！连我最宠爱之人也不与我相知，教我真是伤透了心啊！”思前想后，闷闷不乐。后来又对她说道：“近来我和槿姬偶有交往，你是疑心此事吧？其实，那全是胡乱猜疑，不久，你自会清楚明了的。此人性情孤僻，整日足不出户。我偶尔写信与之开玩笑，也只是穷极无聊，取乐解闷而已。她虽终日闲寂无事，也少复信与我。因并无情爱可言，故不值一提。你本该体谅才是，何须懊恼伤神？”是日，内大臣陪伴于家，一刻不离槿姬。

一日，大雪纷飞，时至黄昏，仍不停歇。苍松翠竹，傲立雪中，尽显风姿。夜晚的暮色静澄清幽。源氏和槿姬携手坐于窗前，两人在雪光的映衬下，更是艳丽迷人。源氏公子道：“四时风物，春之樱花，秋之红叶，皆赏心悦目。但冬夜明月照雪，此景虽无色彩，却更沁人心脾，令人遐思无限。实在是意味浓厚、情趣隽永了！古人道：‘冬月五味，真乃浅薄之至。’”遂命侍女将帘子卷起。见月光普照，大地银白一片。庭前花木枯衰，满目萧条；溪水冻结，地面冰封似镜，景色异常凄艳！源氏公子便命女童们到庭中会滚雪球。

一时间，庭中欢声笑语，月光映着娇小玲珑的女孩，甚是醒目。几个年龄稍长又一向熟悉的女孩，随意地披着各式衫子；白雪红装，互相映衬，鲜丽耀眼。年幼的，欢天喜地，追逐嫁戏，连扇子也掉落在地，那天真烂漫的姿态异常可爱。雪球愈滚愈大，女孩们还想再滚，但已是气力不济。庭中的几个女童，在东门边口挤作一团翘首而望，笑着为她们加劲。

此景勾起了源然公子对已逝母后的思念，他对槿姬说道：“前年藤壶母后在庭院中造一雪山。本乃寻常游戏，岂知因母后之意，竟酿出风流韵事。每逢四时佳兴，忆起母后天逝，便觉遗恨无限，甚是悼惜。母后于我一味疏远，故我无线接近，以知详情。然每次拜谒宫中，母后又视为可信之人。我也处处尊敬她，凡事无论巨细，必向她请教。母后不善言辞，但言必有中，行必有果。即便琐屑小事，也不马虎处之。如此聪慧果决之人，世间岂能再有？她温柔敦厚，优雅妇淑之品性，世上无人可比。唯你与她血缘最亲，颇为相似。然有时似存嫉妒，且一味偏执，不知圆滑，实乃美中不足。那槿姬呢，又不相同。她高贵典雅，举世无双。我们只在孤寂无聊时，偶通书信，谈些不甚紧要的话题。但我也小心谨慎，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。”槿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倒要问你，那位尚待俄月夜，也是人品高雅，行事周全，不似轻薄放荡之人，怎与你也有绯闻艳事传出？我真不明白。”源氏公子答道：“此话不假。那陇月夜也是花容月貌，倾城倾国。至于那件事，于她，我深感愧疚，每每想起，悔恨不已。大凡风流之人，总有许多懊恼之事；年纪愈大，懊恼愈深，我自觉老成持重，也不过如此。”说时，竟忍不住掉下泪来。接着又谈起明石姬，源氏公子道：“此女来自乡野，微不足道，一向遭人轻视。她虽出身低贱，但颇通情理。由于过分在意出身，不愿与人交游，反显得孤高气傲，成为白玉之假。我倒从未会过身份低微之人呢。然而十全十美的女子，这世间也难觅得。东院那人孤居独处，心绪丝毫不变，甚可赞誉。我当初喜她谦虚恭谨，故与之结识。此后，她一直安度日月，美德本变。如今，我愈加喜爱她的忠厚诚实，永不舍她了。”两人共话种种事情，直至深夜。

月色明澈，万籁俱寂，愈显幽静迷人。槿姬即景吟道：

“塘水凝石隙，碧月自西沉。”她微倾着头，闲眺帘外，姿态优雅宜人。她的发署和容颜与藤壶母后酷似，甚是妩媚。源氏公子见了，对槿姬的思恋才稍有减弱。此时鸳鸯忽鸣，声声入耳。源氏公子即兴吟道：

“雪夜沧桑惜逝光，鸳鸯噪噪恼人肠。”

就寝之后，脑中尽是藤壶母后。半梦半醒间，恍格母后立于身前。她一脸愁容。幽怨说道：“你曾指天为誓，决不泄露我俩私情，而如今已是众所周知，恶名昭著了。教我在阴间也深感羞耻，痛苦难当。我好恨啊？”源氏公子想张口回答，但仿佛身陷梦魇，只能一味呻吟。槿姬惊醒，慌忙问道：“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何事？”源氏公子醒来，不见母后踪影，一时心乱如麻，不知所措，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，濡湿了枕袖。槿姬觉得莫名其妙，尽管百般抚慰，源氏公子仍躺着不动，稍后吟道：

“冬夜眠不稳，梦醒渺难寻。”

好梦难续，不胜悲伤。翌日早起，不讲原由，便吩咐各处寺院念佛诵经，忏悔祈祷。他想：“梦中她恨我，诉说阴间所受苦难，想来也不假。她一生勤修佛法，无甚罪孽。只此一事，使她沾染尘世污浊，难以洗刷。”他想像藤壶母后来世将遭受的痛苦，更感悲伤心中寻思：“可有办法助我去幽冥之地代她受罚？”然而又深恐世人非议，不敢公开为母后举办法事。且冷泉帝近来莫名烦恼，闻之此事岂不怀疑？只好一心祈祷，但求能与母后在极乐世界同坐莲台，然而：

“故人已逝念难断，幽冥迷离影无踪。”恐这又是迷恋尘世俗线之故了。

第二十一章 少女

---

却说光阴似箭，转眼又至阳春三月。藤壶母后周年忌辰之期刚过，朝野上下尽皆褪去丧服，换上平素衣装。四月一日更衣节，满朝文武皆衣冠华丽。四月中旬的酉日，又到了举行贺茂祭之时。是日天气晴朗，前斋院模姬却依然孤居独处，闷闷不乐。庭前桂树历经初夏熏风，更是碧枝摇曳，生意盎然。众传女触景生情，回首小姐初为斋院那年贺茂祭的情景，连声叹息。源氏内大臣传书一封问候道：“斋院今年父丧期满，该除去丧服了。贺茂祭拔楔之时，也该心情舒畅了吧。”又赠诗道：

“君当又逢斋院日，山溪中办拔楔仪。

谁可料得今年摸，恰是君行除服期。”

紫纸黑字，封成严格的“立文”式系于一枝藤花上送至根姬处。其形式与时宜甚为和谐，精美而极富情趣。模姬回信道：

“昔日身着丧服日，情在眼前犹依稀。不觉除服期已至，流光空掷殊可惊。

真乃迅速之至。”仅此而已。源氏细细品味。模姬除服之日，他又托宣旨转与控姬众多礼品。模姬却不领旧情，宣称要如数退还。宣旨想道：若除此礼物外另附情书，那么还是退还为妙。但他现在不过送礼而已，再说小姐作斋院期间，也常收其礼。真心一片，拒之无理呀！她深感踌躇，左右不是了。

至于五公主，源氏逢年过节亦定赠予礼物。五公主感激不尽，便不住对他赞叹道：“这位公子，我看他几日前还是个孩子！孰料一眨眼长大成人，彬彬有礼了。且生得相貌堂堂，心地善良无比呢！”传女们听了皆悄然而笑。

五公主每每会见摸姬，便劝她道：“此大臣对你一片真心，你为何还犹豫呢？且他倾慕你，并非始于今日。令尊在世时，因你作了斋院，不能与他喜结良缘，时常哀声叹气呢。他曾道：“人道父命难违，这孩子却置若罔闻。”每言此语，皆黯然神伤。从前左大臣家葵姬尚在，我惟恐得罪三姐未曾劝说于你。如今这位尊贵的正夫人已经去世，依我之见，你起而代之，最合适不过。且源氏大臣尚对你迷恋如初，向你求婚。我认为你们之合是天造地设的呢。”模姬听得此番陈词滥调，很是不悦，答道：“我将终生不嫁！父亲生前我尚难从命；如今他仙去，我反而更改初衷，这成何体统！”见她一副羞恼之态，五公主只好团而不谈了。模姬见宫邸内众人尽皆纵容源氏，便觉此人不可不防。而源氏本人呢，也只好平心静气，忠诚如一地等待着，并不想强她所难。

葵姬所生小公子夕雾，已年方十二。源氏欲早早替他行冠，仪式定在二条院举行。然夕雾的外祖母太君极欲亲睹这仪式，希望在自家宫邸举行。如此要求也合情理。为不使其失望，遂改在故太政大臣邸内举行。夕雾的亲母舅右大将和清母舅等公卿贵官，皆为朝廷权贵，他们带来隆厚的贺仪，自然做了仪式的主人。此次冠礼隆重非凡，普通臣民，也都前来朝贺。源氏大权在握，凡事皆可逞心而为，本想如世人之所料，封夕雾四位官爵。但夕雾尚年幼无知，若让他一跃而登四位，反成权臣故技。因此灵机一动，改封六位，赐穿淡绿官袍，并特许上殿。

太君得知此事，甚感意外，心中颇为不平。她接见源氏时，问及此事。源氏只好如实启禀：“夕雾年纪尚幼，本不该行冠，让他强扮成人，意欲使之提前两三年进入大学寮，以求积知广识。此间，仍视他为童子。将来学业有成，才能委以重任，使之报效朝廷。自思年幼之时，生长于九重宫殿，不谙世事。昼夜侍奉父皇，所阅之书，实乃有限。虽承蒙父皇亲授，但因浅薄无知，无论研习学问，还是吹拉弹奏，皆不精深，是以不能与高手并美。世间虽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例，但却鲜见，倒是一代不如一代者居多。因有此虑，所以欲使小儿入学。且贵族子弟，官位世袭，荣华富贵，已纵娇成习，常将研习学问视为苦差，不屑一顾。此般子弟，不学无术，竟照样升官晋爵。于是趋炎附势者，虽腹中讥笑，仍竭尽吹捧之能事，博其欢心。这等子弟平日高傲自大，至高无上。但若时背运乖，父母仙去，家道中落，就会遭人轻侮而孤立无援了。如此说来，做人总须博学饱识，再备大和魂乃得以强者面目见之于世。目前观之，这未免耗心劳神，浪费时日。但将来登进仕途，

成为国家栋梁，父母辈也含笑九泉了。目前虽爵位不高，但仅着父辈庇前，他人不致耻笑。”

太君长吁道：“体智谋深远，自有道理。但右大将等人却忽略于此，只道你封夕雾六位，甚感意外。且夕雾也为不悦，小孩子好胜心强，从来未将母舅的表兄弟放在眼里，如今他们都身居高位，而他自己却身着一身淡绿袍子，委屈得很呢。”源氏笑道：“小孩子家也知心生怨恨，如何了得！不过他年纪尚幼，尚不懂得。”又觉得儿子很是讨人喜欢，接着说道：“待他知书识理之后，此怨自会消解。”

夕雾入大学家研习汉学，源氏决定给他取个字号。此仪式在二条院东院内的东殿举行。达官贵族，及殿上人等，都好奇地跑来观赏。那些儒学博士睹此盛况，拘谨不前。源氏对众人说道：“不必拘忌小节，依照儒家之惯例严格执行，不得更变！”儒学博士便强自镇静，故作泰然之姿。有几人身着借来之服，仪态奇特，极不称身，却仍自鸣得意，一副儒学大师之态。说话漫不经心，踱着方步，次第落座。贵公子们见此奇景，忍俊不禁。

此次与会侍者，皆为老于世故，不苟言笑之人，只管执模斟洒。只因儒礼繁杂，虽右大将和民部卿等慎之又慎，终不合礼仪，遭到儒学博士斥责。一儒学博士呵道：“尔等身为奉陪之人，竟如此无礼！不知我乃著名儒者，真乃蠢笨之至！”众人听了，皆嗤之以鼻。博士又斥责道：“肃静！无礼取闹，速速退下！”如此一来，更可笑了。从未见过此种仪式之人，心中顿感稀罕。作为大学出身的公卿们，深谙此道，都颌首微笑。他们见源氏内大臣崇尚学识，教之于子，皆敬佩不已。

座中偶有人窃窃私语，众儒家博士便厉声呵止，斥责他们不懂礼节。暮色降临，灯光摇曳。众博士板着脸，凸额凹腮，面黄肌瘦，一个个貌若戏台小丑，实在可笑。源氏内大臣说道：“糟了！像我这样顽劣之人，定要大受呵斥了！”只放隔帘而视。一些大学生姗姗来迟，见已座无虚席，转身欲走。源氏得知，宣召他们至钓殿格外受赏。

仪式完毕，源氏召集诸儒学博士及学者赋诗。其他深谙此道的王公贵族也留下来捧场。博士们吟赋律诗，源氏内大臣及诸人皆作绝句。题目由儒学博士选择，均极富趣味者。夏日夜短，赋诗完毕东方已白，于是开始讲解诗篇，任命左中共为讲师。此人眉清目秀，声如宏钟，朗诵诗篇气宇别致，风度翩翩，乃一德高望重的儒学博士。

夕雾出身名贵，享尽世间荣华。但他所作之诗，每句意味十足，勤学苦练之志也溢于言表。且诗中旁征博引，如晋人车脱萤灯攻书与孙康卧雪读经之典，信手拈来，让人赞不绝口；就是传入中国，也当属名篇之列。至于源氏内大臣之大作，更是美妙绝伦。其间热忱咏颂父母爱子深情之作，尤催人泪下。其后在世间流传甚广，读者趋之若鹜。作者一介女流，才学平平，对汉诗钻研不深。为避烦琐，不再细言。

其后源氏内大臣继续为夕雾入学之事奔波。他在东院为夕雾独辟一室，请来一位博学之人为师，授其学问。既行冠礼，夕雾便难得去外祖母居所了。外祖母一向溺爱外孙，朝夕呵护，视作婴儿。惟恐他在那边不能专心读书，所以源氏内大臣将他笼闭一室，每月只许前去拜望三次。夕雾苦闷不堪，心道：“父亲怎如此严厉！我毋需苦学至此，亦可身居要职，兼济天下。”不过他为人谨慎而不夸浮，能耐苦劳。打算尽量读完规定之书，早日跻身官宦，安身立命。四五月之后《史记》等书便已读毕。

夕雾现已可应试大学定。源氏内大臣想预考一下，便将之叫于跟前。同样延请右大将、在大井、式都大辅及左中弃等人前来监考。并命夕雾之老师大内记，找来《史记》诸卷，从中择出儒学博士正考时抑或涉及之疑难章节，叫夕雾诵读讲解。夕雾朗声而诵，一气呵成，而各处义理，也烂熟于心。聪慧之至，可惊可喜！监考诸人大为感动，对夕雾的天才赞叹不已。特别是大母舅右中将，感慨道：“若太政大臣还在，将会何等欣慰啊！”说罢，掉下眼泪。源氏内大臣也不能自己，叹道：“后生可畏，父母却日渐愚痴，此乃情理中事。旁观他人此番变化，便觉可笑，岂料自己还不算老，竟也如此。”说罢暗自拭泪。而老师大内记自以为教之有法，心中甚是得意，自觉满面荣光。右大将便举杯敬酒。大内

记已有几分醉意：一饮而尽后，脸色更显蜡黄。这大内记虽学识渊博，却脾气怪异，一直不得志，穷途末路。源氏慧眼识珠，特聘他为夕雾的老师，待遇优厚。他受宠若惊，似觉脱胎换骨。或许将来尚可得夕雾无限信任呢。

考试那日，大学素的门前，车来人往，喧嚣不绝。满朝文武几乎全至。只见侍从如云，簇拥英俊潇洒的冠者夕雾公子款款而至，使得其它考生自惭形秽，躲于一旁。来者之中，尚有一批先前曾参与起字仪式的寒酸儒士，因被列席末座，正感委屈呢。与上次起字仪式一般，监考的儒学博士不时训斥于人，实是可恶。但夕雾从容自如。此时大学颇兴旺，与古昔全盛之时不相上下。各级官员子弟，争相趋从。因此世间才子，与日俱增。此次应考，夕雾所考项目文章生、拟文章生等均及第。此后师弟二人便更为刻苦。源氏举办诗会，博士、学者等皆神采飞扬，一一来哪参加。此真可谓文化之盛世也。

此时官中正逢议立皇后之事。源氏内大臣依藤壶母后遗言，欲梅壶女御侍奉皇上，遂提议立梅壶女御为后。但世人认为藤壶与梅壶皆为亲王千金，两代皇后同出亲王家，恐有不当，因此不赞同。有官员禀奏：“入宫最早之人弘徽殿女御，当立为后。”此番议争，实乃两派暗斗。兵部卿亲王也涉与此事。他现已改为式部卿，又是国舅，深得是宠。其女人官多年，与梅壶一样官至女御。支持他的人言道：“若立亲王女儿为后，则式部卿家之女与梅壶一样，且是藤壶母后侄女，更为亲近。母后仙逝后，代为照顾皇后者，她乃最佳人选。”三方各持一端，难分难解。但最终册立了梅壶女御，世称秋好皇后。时人闻讯，惊叹不已，认为梅壶女御命大福大，与母亲六条妃子迥然不同。

与此同时，源氏内大臣也荣升太政大臣，右大将官至内大臣。源氏太政大臣便让新内大臣掌管天下政务<sup>⑤</sup>。这新内大臣为人正直，且气度不凡。他学识渊博，昔日玩“掩韵”游戏虽不及源氏，但对公务并不逊色。他妻妾成群，子女过十。儿子身居高位，名声赫赫，女儿一双，一为弘徽殿女御，另一人云居雁，乃弘徽殿女御的异母妹，年方十四。其生母出身高贵，乃亲王家女儿，与弘徽殿女御之母相比，并不在其下，然此生母携女儿改嫁一位按察大纳言，并与之生得许多子女。右大臣认为女儿寄养于后父家中不妥，便接了她回来，烦祖母太君照料。但或许因云居雁生母之故，内大臣并未重视于她，虽然她人品外貌绝非寻常，却更为偏爱弘徽殿女御。

夕雾与云居雁同于太君膝下成长，二人年纪相仿，两小无猜。十岁之后，两人才各居一室。内大臣教训云居雁道：“夕雾表弟与你虽为近亲，然身为女子，不可对男子过分亲近。”分隔之后，夕雾那颗童心时时恋慕云居雁，每逢观花赏叶，或一起嬉戏之时，夕雾必与之形影相随。云居雁也倾心于夕雾，至今相见，两人仍纯真无邪，了无忌虑。侍女、奶妮等窃议道：“如此有何不妥呢？两人尚小，形影相伴，已非一朝一日。如今将其拆离，教人于心何忍？”云居雁心扉纯静，天真烂漫。夕雾虽年幼无知，但隐隐私情，谁能言说：自分开以来，他一直闷闷不乐。于是开始鸿雁传情。二人书法虽尚稚嫩，然而也初露端倪，将来必定非同凡响。但毕竟心思欠细，不免四处丢落。众侍女拾得，得知他们暗中思慕，如此稚情，也不忍披示。故而只当视而不见。

且说自庆祝升官的盛宴之后，朝中也少了紧要公务。秋雨淋漓，闲来无事。一日秋夕，正是“获上冷风吹”时内大臣去参见太君，并命女儿云居雁弹琴。太君长于乐器，孙女云居雁朝夕与共，得其指点。内大臣道：“女子弹奏琵琶，恐伤雅观，然这声音却也悦耳。如今世上，能得名师亲授的恐怕为数甚微，屈指可数也不过某亲王、某源氏……”他列举几人之后，又道：“诸女子中，据说源氏太政大臣养于大堰山乡的明石姬，技艺超群。她生于琴师世家，传至其父，归隐明石浦山乡。这明石姬琵琶造诣极深，源氏太政常赞之不绝。凡音乐才能，异于其他技艺，需广众合奏，潜心磨炼，方能增进。而明石姬却一人独奏，能卓尔超群，委实不凡。”说罢，恭请太君弹奏。太君道：“我手久不拂征，怕已生硬了。”拂指拭拨，乐音甚美。弹毕道：“那明石姬命真好！听说人品也不错。源氏太政

大臣一直想要个女儿。她便为他生了一个。大臣又恐此女久居山乡而致埋没，将其交与高贵的紫夫人抚养。众人皆因他行事谨慎而大加称道呢！”

内大臣说道：“女子若性情柔顺，便能得宠。”谈及别人时，却情不自禁想起自家儿女，便接着道：“弘徽殿女御可谓我一手栽培，品貌才学，世无其匹，岂料主后之事败于梅壶之下，我痛心疾首，直叹命运之难测。幸而尚有云居雁，我总要想方设法，让她当上皇后！几年之后，皇太子行冠礼，我暗自思量，让云居雁作太子妃，以了我愿。岂知明石姬洪福及天，所生此女，定是云居雁对手了。此女一旦进宫，恐怕便无人可及呢！”说时嗟叹不已。太君言道：“此言差甚！你父亲生前曾言：“皇后定会出于我家。弘徽殿女御之事，也颇费心机。他若健在，岂会有此等周折之事？”为此，太君对源氏太政大臣不免耿耿于怀。

且说那云居雁，生得乖巧玲珑，纯真无邪。她弹琴时长发飘，眉清目秀，温文尔雅。见父亲神情专注于她，竟有几分难为之情。脑袋微微侧偏，更觉美妙绝伦。左手按弦姿态极为别致，竟如一画中美人。祖母见之也觉无懈可击。云居雁从容自如地弹过一番，便将箏推向一旁。内大臣取过和琴，随意撩拨，弹出一段流行短调，音调凄婉动人，庭前秋叶纷纷飘落。年长的侍女们涕泪涟涟，在帷屏后静听。内大臣开始朗诵“风之力盖寡……”来。接着说道：“并非琴音哀伤，只因这惨凉晚景感人至深。清太君再弹一曲如何？”太君应允操琴，内大臣唱着《秋风乐》，与其相和，歌声优雅悦耳。太君本来乐于施爱，此时更觉得内大臣讨人喜欢。此时夕雾也至，太君颇为高兴。内大臣命张开帷屏，将云居雁隔于里间。遂招夕雾坐下，说道：“好久不见，何必一味俯首穷经？你父亲太政大臣自己也道书多味乏，为何尚强迫你如此苦嚼呢？终日囚于书斋，也实在苦累了你。”又说道：“功外之事也不可学。例如吹笛，古代推土遗韵。”遂取一支笛让他吹奏。夕雾竟也吹得荡气悠扬，悦耳动人。内大臣即刻停止弄琴，轻轻按拍，情不自禁唱起催马乐“满身染上著花斑”。唱罢言道：“太政大臣也对音乐颇感兴趣，常借此排遣政务之烦。诚然，世事枯燥乏味，应该及时行乐呀。”便命斟过酒来，一饮为快。不多时，天色渐黑，室内华灯初上，众人一同用餐。不久，内大臣便命云居雁回内房。因有让她入宫打算，便将二人强行疏远，甚至云居雁的琴声，也严加隔绝，不让夕雾听闻。侍候太君的几个老年传女躲在一旁，窃窃私语：“长此以往，恐有不测！”

内大臣声言出去办事。岂料刚一出门，又偷偷摸摸地闪进了他恩宠的侍女房中，密谈逗闹一番，悄悄地溜了出来。半途忽闻有人在暗处私语，甚觉疑惑，便侧耳偷听，原来是两个侍女正在说他呢。但闻一人道：“老爷自作聪明，为女儿着想，其实天下父母何等糊涂呵！瞧着吧。照此下去定会出事的。常言道：‘知子莫若父。’此话却无道理。”她们正讥笑他。内大臣想道：“原来竟有这般丑事！我以前并非没有防范，难念及二人均为孩子。岂料竟让其钻得空隙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！”他这才如梦初醒，悄然而去。刚一上车，驱车者便大声喝驾。侍女们相互言语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老爷才动身。不知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如此年纪尚不守规矩。”议论他的两个侍女说道：“适才一阵浓烈衣香飘来，还以为夕雾少爷呢，原来却是老爷！哎呀，不好了！他一定听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话。这老爷可不好惹的。”大家心下不安。

内大臣一路思绪万千：“成全他们，也并非何等坏事。然站表姐弟结好，平凡俗气，难免外人说三道四。况且源氏压制我女儿弘徽殿女御，至今我尚难咽恨。若云居雁入宫伺候太子，也许还会为我争气，可借此女……真遗憾啊！”源氏与内大臣之间，表面一直和睦，但为权势却素有争执。想起昔日所吃之亏，内大臣又恼又恨彻夜难眠。他估计太君定然知道此事，只因分外疼爱这孙女与外孙，便顺其自然。又想起那两个侍女的嚼舌来，心绪甚是不宁。内大臣性情耿直，锋芒毕露。故此心烦意乱，难以自控。两日后，他又去参谒太君。太君见他常来请安，心中甚是喜悦，认为大可嘉许。虽接见儿子，但儿子终为内大臣，也需慎重。此刻她头发短若尼姑，身着新衣，正于屏后正襟危坐。内大臣因心绪不

佳，直接对母亲说道：“儿子此刻前来参谒，心中极为不快。每次来此，连侍女也瞧我不起，真乃畏缩之至！儿子不才，但素来母训是懂的，从不敢违逆母亲。可云居雁这女子不守闺条，我恼恨之极，忍无可忍，不禁要埋怨你老人家了。”说着，以手拭泪。太君大为吃惊，那化妆得漂亮的脸骤然失色，眼睛也瞪很大了，问道：“到底怎了？我此等年纪，还要爱你怨气！”

内大臣也颇感唐突，忙解释道：“儿子将幼女奉托太君，自己没能尽为父之责。只因心系长女，煞费苦心送她进宫，当上女御，只盼有朝一日册立为后，岂知有此败局。儿子虽未抚育幼女，然深信太君教养有道，倒无所挂牵。岂知她与夕雾通好，遗憾之至！夕雾虽博闻强记，赞誉甚高，但若草率订下如此姑表之亲，传出去定会被外人耻笑。便是平常百姓，也会羞耻不已。为夕雾计，还是另择非亲之贵府，也可荣耀东床。再说，近亲结婚，源氏太政大臣必定不悦。太君若想成二人之事，也不能瞒着我这父亲，以便筹划，将婚事办得堂皇些才是呀！任之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，真让我痛心疾首啊！”太君做梦也未曾料得此事，觉得出其不意，答道：“此番言语，也不无道理。但两人的打算我茫然不知。倘真如此，我心更难安，怎能与他们一同受此罪责？自体将她与我抚养之后，我疼爱备至。周全思虑，比你过之而无不及，极欲将她养得至为优秀。但年幼若此，作为长者溺爱是有的，倘说我纵容他们谈情说爱，则从何谈起！且问你从何得知？轻信谣言肆意妄为，委实不该。证据俱无，你要毁掉人家的名誉么？”内大臣答道：“母亲息怒，孩儿不敢。众侍女狐言鬼语，我心有余悸。”说罢告退。

熟知内情之人，对此深为同情。那日晚上偷偷嚼舌的那两个侍女，也唉声叹气，后悔莫及。云居雁本人则一无所知，依然如故。父亲窥其药房，见她那可爱模样，心中甚感可怜。他埋怨乳母等人道：“她年纪尚幼，不料竟这般糊涂。我还对她寄以重望呢！实在糊涂透顶！”奶娘们无言可对，窃窃私语道：“儿女私情，不足为怪。即便帝王之女，也难免过失。以前小说中常有此例。且往往得知内情者从中促成。惟有这一对，数年朝夕共处，老太太视若心肝宝贝，我等待女，哪能将他们拆散，而不让一块儿玩呢？目前年起，老太太也有明显变化，将他们分开相居。有的孩子品行不端，找空子模仿成人所为。可这位夕雾少爷，人品正直，怎会与小姐胡来呢？我们做梦也不曾想到啊。”说着，连声嗟叹。

内大臣又对乳母与众侍女说道：“行了，此事不必再提，也不许四处声张。虽然终是难以瞒过外人的，但你们听人说起此事时，须得尽力解释。我即日便令小姐搬到我处居住。对于老太太，我也略有些怨意。你们几人呢，恐怕也不愿此类事情发生吧？”众侍女知道他并无责怪之意，愁叹之中又觉几分欣慰，便献媚道：“请老爷放心！我们还担心被大纳言老铲晓得呢。夕雾少爷虽品佳貌美，但毕竟为人臣子，有何足惜？”

云居雁终究是个小孩儿，父亲极尽言语，劝她不与夕雾往来，却偏偏不听，内大臣急得泪都流出来了。他只能私下向几个贴身侍女讨教：“如何救得小姐，不致埋没呢！”他只管对太君抱怨。太君对孙女与外孙皆极疼爱，而对夕雾更甚。见他小小年纪便懂得爱情，甚可欣喜，反而怪内大臣太古板。她想：“何须这般小题大作！内大臣对云居雁向来不甚关心，并无将她教养入宫之急。怕是见我对她如此重视。才欲送她入宫作太子妃阳。若希望破灭，也听天由命，嫁与臣下，当然夕雾是最佳人选。无论人才品貌，均无人可及。依我之见，云居雁能嫁夕雾，倒是夕雾受了委屈呢，他所攀之亲，应是身分更为高贵之人。”想来过份疼爱夕雾之故吧，她对内大臣也生了些怨意。内大臣若知，定要加倍怨怪了。

夕雾尚不知这边正因他闹得不可开交，径直前来探望太君。前日来此，因耳目众多，连找个岔子与心上人倾心交谈的机会也未觅得。相思苦长，好容易待到黄昏，他便匆匆前来。太君一改昔日模样，见他来了，板脸将他叫至跟前，对他说道：“因你之故，你舅舅对我怨气不小，让我左右为难啊！你如此胡思乱想，惹人恼怒！我本不想唠叨，又怕你执迷不

悟。”夕雾本来心有所忌，答道：“到底何事？我近日闭门不出，与外界隔绝而潜心习读，对舅舅并无失礼之处呀？”他说时面带羞色。太君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，说道：“不必再言此事，总之你以后谨慎些便是。”言及此处，转换了话题。

夕雾想起今后与云居雁难得通信，甚感悲戚。太君劝他进餐，他有口难咽，低低欲睡，其实心中却惴惴不安。挨到夜深人静之时，悄悄拉挪通向云居雁房间的纸隔扇，不料这日竟被锁住了，房间里悄无声息。他甚感乏味，便倚纸隔扇面坐。云居雁尚未入眠，她躺着倾听风吹竹动的沙沙声，又听到远方群雁飞鸣之声，哀愁更生，便独吟古歌：“雾浓深锁云中雁，底事鸣声似秋愁？”童声娇滴，惹人喜爱。夕雾听了心急如焚，便在门边低声叫道：“侍从在此么，快开一下门。”然而无人应答。此小侍从者，乃乳母之女。云居雁听得夕雾声音，知道刚才的古歌，已被他听去，顿感羞涩难当，只管用被子蒙了脸。她隐约地感到清思萌动，不免心中厌烦。又害怕惊醒睡在旁边的乳母，只得纹丝不动。二人隔着纸隔扇，相对无言。夕雾独自吟道：

“苦雁夜呼伴，获飞愁更增。”愁苦深深，沁人心脾。他回到太君房中，深恐连声嗟叹，将其惊醒，只得躺于床上，辗转反侧。

翌日初醒，夕雾犹觉几分莫名其妙。他回至房中，便与云居雁写信。但送信的小侍从却没了踪影。不能去云居雁房间，夕雾胸中好是憋闷。云居雁呢，因受父亲斥责，深觉可耻。她单纯开朗，天真无邪，对于别人评论，她满也并不在意。对自身命运，也不多加恩虑，依然纯真可爱，不惊不厌，也无与夕雾分离之意。只可惜乳母与侍女整日在身边谋煤不休，使得她不便与夕雾通信。若是年长，遇此困境，定会设法巧妙解脱，惟夕雾年幼，无计可施，只得独自悲伤罢了。

内大臣此后一直不再前来，对太君怨恨甚深。内大臣正妻，闻知此事，却也权当不知。因亲生女儿弘徽殿女御不能册立为后，她已万念俱灰。内大臣对她说道：“梅壶女御已被册立为后了，而弘徽殿女御正空与悲切呢。我同情她，心中苦不堪言，我想让她静心息养几天。她虽未立后，仁皇上分外宠爱。几乎夜夜临幸，使她不得休息，连贴身宫女都不得安宁，正不住叹苦见”内大臣次日便向皇上告假。冷泉帝初不许，但内大臣固执己见，冷泉帝也只得强颜应允，让他将女御带回。内大臣对女御说道：“你一人孤寂难耐，叫你妹妹前来陪你玩玩吧。太君那里，本不必担心，然而那个男孩子常来打扰。他人小心大，你妹妹年幼尚小，本不该接触男子。”便突兀地赶到太君处迎接云居雁。

太君极为不悦，对内大臣说道：“我仅有一女，不幸夭折，不免感到十分孤寂。幸喜逢着这孩子，实指望她能与我朝夕相伴，以卒天年呢。岂料你对我却不信任，教我好不伤心”内大臣甚感歉疚，忙答道：“母亲息怒！儿子只是不满此事，并非怀疑母亲。我们家女御。自宫中归宁，一直寂寞无聊，心事重重，委实可怜。我姑且将云居雁唤回来，以慰其心，此乃暂时之事。”接着又道：“云居雁蒙受太君抚育之恩，乃得长大成人，此思自将铭记在心。”这内大臣性格倔强，一旦主意已定，纵九牛二虎之力也难劝阻。因此太君甚是不悦，叹道：“人心叵测，令人烦恼。这两个孩子年纪尚小，竟与我如此生外，说走便走，全无依恋之心。年幼无知，尚可原谅，怎么连知书识理的内大臣，也偏要来争夺这孩子，意我生怨呢？我看在哪里，是不会比在此处过得更安适吧？”说着啜泣起来。

此时夕雾到来。他近来时常彷徨于此，期求邂逅云居雁。他一见内大臣车子停于门前，羞怯不已，只得转身径归东院。此刻内大臣的公子左少将、少纳言卫佐、侍从、大夫等人，也都聚于厅上。但太君却将他们拒诸帘外。内大臣兄弟左卫门督与权中纳言等，纵非太君所生，但他们谨守太政大臣在世时之规矩，不敢有违，常来看望太君，竭尽孝顺之意。随同也带了儿子前来。满堂儿孙，品貌实乃夕雾最佳。太君对夕雾也倍加疼爱。夕雾迁去东院之后，太君心底空空如也，而身边的云居雁，则成了她掌上之珠。太君对她悉心教养，百般抚爱。不料如今内大臣将夺了她去，太君甚感戚戚。内大臣对她说道：“此时我便要进它去了，日暮来迎接她。”言罢退去。

内大臣心中想道：“此事难办了。不如顺水推舟，成全了吧。”然而终究不能接受，又想：“洗得让夕雾升了官位，使我们也脸上有光。然后将其对云居雁的爱情考验一番，再作商定。倘要允许，举行婚礼也不可草率。若依旧让两人住在一起，纵然警辞相训，但年幼不请事理之人，很难说不会出乱子。只怕太君还要庇护呢。”他便以陪伴弘徽殿女御为由，向太君邪内及私邸内之人撒了谎，将云居雁接去了事。

云居雁归家不久，太君来信，信中道：“恐怕你父亲又将埋怨于我，你可知祖母念你之情，盼你早来相见。”云居雁即刻花枝招展，翩翩而至。此女年方十四，果然是一个温柔可爱、娇媚大方之楚楚少女。祖母对她道：“你一向与我形影相随，朝夕不离，你去之后我好孤单啊！我乃风烛残年，常常忧虑：可有时回目睹你荣华显贵之日？如今你觉舍我而去，令我伤心难过啊！”言至此处，不由垂泪。此时夕雾乳母宰相君来了。她悄悄对云居雁道：“本愿小姐做我家女主人，可小姐迁至那边去了，好不遗憾。婚姻大事，小姐再不可听信舅老爷另许之人。”云居雁羞而不答。太君与宰相君说道：“罢了！不必白费口舌了。听天由命吧！”宰相君仍怨愤道：“并非白费口舌，舅老爷目中无人！我倒要请他访一访：我家少爷何处不若他人呢？”

此刻，夕雾正于暗中偷看。倘在平日，他深恐别人讥评，是不会作此行径的。但此时他恋情苦痛，无所顾忌，便独自在那里抹泪。乳母见他可怜，便与太君商量，让他们趁天黑人烟稠杂之时，在另一室内相会。两人一见，脸上鲜红，只觉得心若大海波涛，竟有口难言，泪水静淌。夕雾言道：“舅舅也太绝情！我本想。他若带你走，就随他去罢！也可让我死了此心。但日后不见，相思更苦！可惜昔日竟未能常相守啊！”云居雁答道：“我何曾不这样想？”夕雾又问道：“你思念我么？”云居雁颌首频频，状若孩童。

掌灯时分，退前的内大臣，径往太君处接云居雁。前驱一路厉声喝道。太君邪众侍从都道：“老爷驾到！”竟一时骚乱起来。云居雁惶惶不安，浑身颤栗。夕雾人少气壮，义无反顾，拉住云居雁，不肯放行。云居雁乳母前来，见此情形，心中叫苦连天。想道：“天啊！看来老太君早知内情。”便对夕雾怒怨道：“活见怪！老爷知道了定会生气，若那位按察大纳言老爷知道了，又当如何？无论你何等才貌，初婚配个六位小京官，终不成体统。”言罢，径往屏风背后而来，尽怨二人的不是。夕雾知道奶娘轻视他官位太低，不免愤然，意兴稍减。他对云居雁说道：且听乳母所言！我此刻是：

血泪湿双袖，浅绿何年红！”感到羞耻啊！”云居雁答道：

“个薄妾忧怨，你我缘未知！”言犹未尽，内大臣闯入哪内，云居雁无奈，只得逃回闺

中。夕雾留于原处，也深感狼狈，只好退回房中躺下。闻得内大臣唤云居雁速速上车之声，三辆车子悄然离去，心中好不怅然。太君派人来唤，他佯装睡着，纹丝不动。却泪如泉涌，辗转忧伤至天明。因恐太君再次来叫，且被众人发现双目红肿而难堪。因此他便一人冒着晨间浓霜回到东院，准备一心闭门读书。一路寻思道，此皆自寻烦恼而且，是时天空阴暗，四围漆黑。夕雾触景吟道：

“溟夜暗难睹，泪眼更昏蒙。”

再说今年的五节舞会，所需舞姬共五人，源氏太政大臣家欲遣舞姬一名。虽然此事并不特别烦忙，但日子渐近，随从舞姬童女等人的服装，须得赶紧置备。东院的花散里，负责舞姬入宫时随从人员所穿的服装。源氏自己管理总务。新立秋好皇后也从旁协助添置诸多艳装丽饰，且配备了童女和下级差役的衣衫。去年因藤壶母后去世，五节舞会暂停。为补去年之憾，今年众人兴致极高。各家争相选送舞姬，竞争激烈，务求完美。今年宫中颁布新规章：会散后舞姬均留住宫中，提任女官。故此众人皆愿送女前往。连云居雁后父按察大纳言与内大臣之弟左卫门督，尽都欣然参与。地方要员方面，现任近江守兼左中异的良清也送上一女。

源氏太政大臣家所遣送舞姬，乃现任摄津守兼左京大夫淮光朝臣之女。此女面容姣好，有美人之誉。淮光因出身寒微，不免难为情。旁人安慰他道：“按察大纳言所遣送为测室所

生之女，你将正房爱女送出去，有甚不可？”淮光闻之举棋不定。念及当过舞姬之后便可在宫中充任女官，便下定决心。叫她先在家中练习舞蹈。随身侍女，皆精挑细选。在试演那日黄昏，便将女儿送至二条院。源氏大臣将诸院所荐女童及诗人，一一叫来亲审，为舞姬挑选随从。所有入选女童，想及将来，个个喜形于色。源氏规定御演之前，先在自己面前试演一次。选定童女容貌姿态优美，欲除去几个，竟难以割舍。笑着说道：“要是再送一个舞姬便好了。”只得再根据仪态神情复选。

夕雾进入大学家后，一直精神恍惚，不思饮食。心情极抑郁，也无法静读了，整日只是闷卧于床。此时欲出门去解解闷，便信步二条院，四处游玩。他相貌俊秀，仪表堂堂，年轻侍女们无不赞叹。但他来到紫姬的住处，竟不敢走至帘前。源氏深有体会，深怕又生不测，因此阻止他与紫姬接近；紫姬的侍女们也躲着他了。此日为迎接舞姬，二条院一片忙乱，夕雾趁机混至紫姬所住西殿。舞姬由众侍女搀扶下车，至边门前临时设立屏风后小憩。夕雾便近去窥望。但见这舞姬倦体横卧，年龄与云居雁相仿，身子却还要高挑些。神采飞扬，风流娴雅，竟比云居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时天黑难辨，但觉酷似云居雁。并非移情之故，惟觉仅此一见，不能满足，便伸手扯其衣裾。舞姬不知何事，惊诧不已。夕雾赠诗道：

“给结同心初相逢，寄语天人情仍浓。我一直在牵挂你。”此举唐突之至！他的声音虽异常轻柔动听，但舞姬并不熟悉，推感胆颤心凉。此刻，侍女们慌忙赶来为她添妆了。人声鼎沸，夕雾只得憾然而去。

夕雾对自己那袭六位官的淡绿色官袍至为嫌厌，因此连宫也懒得进，门也不常出了。但五节舞会期间，宫中特许不照官位穿袍，他便着了便袍前往。夕雾年纪尚轻，清秀俊逸；步态昂然，面貌远较年龄老成。自皇上以下，王公贵族无不爱怜备至。如此恩宠，史无前例。

五位舞姬入宫仪式隆重异常。服饰匠心独具，美不胜收。源氏太政大臣与按察大纳言家所荐舞姬姿色出众，讨人喜欢。但源氏家淮光的女儿身上那种天生丽质，却是大纳言家的女儿所不及的。淮光之女装束雅致，其高贵之态胜过她原来身份，赢得众人连声赞誉。是年所选舞姬，年龄稍长于往年，因此别有一番韵味。源氏太政大臣入宫观赏五节舞蹈时，忽忆起昔日五节舞会中的筑紫少女来。便于第四日正式舞会辰日，传书于她。信中言词不言而喻，所附之诗为：

“当年少女今胜昔，昔日增郎今已老。”回首往事，他深感此女可爱，情不自禁作出此举。五节舞姬收到此信，怀旧之情油然而生，颇感人世变化莫测。她答诗道：

“眼前浮现当年事，舞袖传情心自知。”其信笺绿色花纹隐约，正合舞姬辰日着绿之意。墨色浓淡相宜，字体多为草书，显得洒脱随意。源氏细细品味，觉得筑紫姬人如其书。

夕雾钟情淮光之女，常欲偷偷与之亲近。然而那女子神态庄重，难于接近。孩子家生性腼腆，也只有空自嗟叹。他想：“云居雁既然与我缘份浅薄，这女子相貌姣好，我且前去结识，以慰此心。”

舞会完毕，众舞姬当留于宫中，提任女官，但此次先回家中，改日入宫。近江守良清之女回辛崎技榎，摄津守淮光之女回难波拔榎，皆匆匆退去。按察纳言暂将女儿带回哪中，奏清改日送入宫中。左卫门督所送舞姬，非亲生女儿虽遭人非难，但终于容许入宫。

淮光向源氏太政大臣恳求道：“宫中专侍尚未满额，希望赐小女以典诗之职。”源氏答应为之设法。夕雾闻此，甚感失望。他寻思道：“倘若我年纪稍长，官位尊高，这美人非我莫属了。如今我满腹心事也无从告知，真是伤心。”他对五节舞姬虽思慕不深，但添上对云居雁的相思，免不了整日涕泪涟涟。这五节舞姬之兄，是位殿上童子，常去侍候夕雾。一次夕雾与他极为亲近地交谈，问道：“你家那个舞姬妹妹何时进宫？”童子答道：“听说是年前。”夕雾说道：“她姿色出众，我很爱她呢。你有良机见她，我若是你就好了！能否助我一臂之力？”童子答道：“我哪里敢？妹妹的闺门，连我也不能越雷地半步，父亲

说男女有别，即使兄妹，也千万不可，何况你呢！”夕雾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给我送封信去如何？”童子畏惧不敢应允。但夕雾又哄又吓，他也无法坚拒，只得带信回去。那五节舞姬虽说年幼，但情窦已开，得了信喜不自胜。但见绿色双重筹，精美元比，笔力虽欠老练，但可窥见前途无量。字迹也隽秀可爱。信中有诗：

“少女翩处舞，至爱苦难诉。”正看信时，父亲淮光突然闯了进来。两人大为惊异，急欲藏信，可惜为时已晚。父亲问道：“为何信？”遂拿起信来看。两人顿时脸色鲜红，父亲见了信骂道：“你们干得这般好事！”哥哥便要逃走，父亲呵住了他，追问“此信为谁所写？”哥哥答道：“太政大臣家夕雾公子，……”淮光听得此话，立即转怒为笑，说道：“公真乃风流多情，可爱呀！你们与他年纪相仿，还是不知事的傻瓜呢。”他称赞了一会，转身将信与夫人看。对她道：“夕雾公子出身高贵，能看得上我们家女儿而爱她，与其让她当个寻常宫女，还不如与公子为妻呢。我了解大臣的性情；他一旦相中某个女子，便爱慕至深，甚是可靠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我愿做明石道人。”但别人皆为舞姬入宫之事忙得不可开交。

夕雾不能与云居雁通信；但在他的心底，云居雁远胜于淮光的女儿。于是思念之情，与日俱增。整日在家忧愁悲叹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。也无心造访外祖母了。忆起云居雁所居之室，或是年前共处的游钓之地，更加觉得此情难舍。连云居雁自小居惯的太君整座宫邸，也唤起千般思恋。他只得在东院闭门苦读。

源氏请求东院西殿里的花散里作夕雾监护人。他对她道：“太君年老，恐不久于人世。我将这孩子托付与你，让他自幼与你亲近，太君仙去后，便有你关照他了。”花散里对源氏，从来唯命是听，便欣然应允。从此对夕雾疼爱周全。夕雾依稀常见花散里容颜。他想：“这继母相貌粗陋，父亲竟也舍她不下。”又想：“我因耽慕姿色而苦恋这不能相见的云居雁，实在无聊，还不如另寻柔情如花散里之女子。”但转念寻思道：“终日面对一张丑陋面目，未免乏味。父亲数年照顾这花散里，深悉其容貌品性，所以对她平平淡淡，反而得以长久了。正如古歌‘犹如密叶重重隔’，不无道理。”他为生出这无聊的想法而羞愧。外祖母太君虽妆若老尼，但风韵清秀。且平素所见，佳丽如云。谁这花鼓里，本来貌不出众，年事既高，毛发又稀疏，很是看不入眼。

又是年底，太君撇开诸事，一心为夕雾制备新年服饰。虽做了许多套漂亮服装，但夕雾视若不见。他说道：“元旦入宫贺年，我不一定去呢，外婆大可不必这般忙碌！”太君说道：“你哪能不入宫贺年！又不是老人病夫。”夕雾自语道：“怕是未老先衰了。”说罢淌下泪水。太君明白他是为云居雁而流泪，甚是怜悯，也不由伤感起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你身为男儿，纵然出身寒微，也应有大丈夫气概。何况如此高贵，又怎能垂头丧气呢？你心里有何忧愁？别伤了身子啊。”夕雾道：“我有何忧？一个小小六位官儿，别人哪里看得起？虽说暂时，但我有何脸面进得宫去？外公若是在世，我不会如此备受凌辱哩。父亲哪里还算我的亲爹，连外人也如，他的房间也不许我擅自出入，我只能在东院的西殿里与他接触。虽说继母疼我，但倘生母在世，我自无忧了！”说着转过身去，涕泪涟涟。太君见之更觉可怜，也潸然泪下。后来她说道：“人无贵贱，但凡母亲早死，皆属可怜，然而老天自有限，长大之后有所作为，谁还敢轻视。你千万不可伤心，要是你外公能延喘几年才好。但如今你爸爸会和外公一样尽力照顾你的，我也仅恃他。则不称心之事甚多。外人都称赞你舅舅精明强干，然而他待我，已不同于往日。我即使长寿，也是多受煎熬而已。你还小，前程无量，总要遭遇一些小小的忧患。可知世间本来苦多乐少！”说罢以袖拭泪。

时至元旦，源氏身为太政大臣，不必入朝贺年，便闲处于家。正月初七日白马节会，按照古昔藤原良房大臣规矩，将白马牵入太政大臣邪内，一切仪式效仿宫中，盛况空前。二月二十日，冷泉帝行幸朱雀院的日子。此刻，早樱已经开放，颜色颇为亮丽。本来当于春花烂漫时行幸，因三月乃藤母后忌月，所以提前了。这日，朱雀院内布置得典雅别致，极为

讲究。稀罕珍玩，应有尽有。随驾行幸的公卿亲王等，皆衣冠楚楚。他们面白里红的衫袍上罩着绿袍。冷泉帝则一身红袍。因颁旨宣召太政大臣同行，故源氏也随行至朱雀院。他也身着红袍，因此两人一样光彩艳丽，几乎教人有目难辨。此次行幸，各人装束及种种布置，皆比往昔讲究。朱雀院虽已退位，清位犹甚当初，容姿优美异常。

此日行幸之会，未宣召专门诗人，只用才华出众之大学学士十人。仿照式部省文章生考试规矩，由皇上勃赐诗题。此次考试似专为太政大臣之公子夕雾而设的，他们各自乘坐一只不系之舟，放之于湖。几个生性怯懦的学生模样狼狈。日迫西山，乐船游七，船台上轻歌曼舞。轻风将乐声向湖面送来，悠扬婉转。夕雾独坐舟中赋诗，苦不堪言，想道：“我又何必进大学家作什么大学生，也与他们一样观舞寻乐罢。”想想心中不免怨恨。

乐船上奏起了舞曲《春驾转人朱雀院闻后》，忆起桐壶帝当年举行花实时的情景。慨然道：“那时的盛况，怕不会再有了！”源氏也想起昔日盛景，历历如在眼前，舞曲奏罢，源氏便向朱雀院敬酒，又献诗道：

“春光蚕语景依旧，赏花朱逢故人询。”朱雀院和道：

“别院芬歌伴燕语，九重造距也能听。”源氏之弟，帅亲王，现任职兵部卿，亦向冷泉帝敬酒，且献诗道：

“清涂笛声音依旧，婉转芬啼语如初。”吟时声音宏亮，显见出自诚心，令人心喜。冷泉帝答道：

“供鸣鸾飞怀旧事，思是凋零春花残？”此次吟诗作赋，因非朝廷的正式诗会，仅是临时触景生情，故唱和之人不多。

乐船隔得较远，乐音缥缈传来，不甚清楚。皇上遂命取来诸般乐器，欲君臣同乐。琵琶当属兵部卿亲王，和琴由内大臣抚弄，箏则奉呈于朱雀院，太政大臣少不了七弦琴。请人皆为乐坛圣手，一时各施妙技，合奏妙曲，其声便自非同凡响。许多善歌的殿上人于一旁侍候，他们又歌催马乐《安名葺》，唱词道：“符铁美哉，今日尊贵！古之今日，未有其例。简铁美哉，今日尊贵！”接着又歌唱《樱人》。月色朦胧，中岛一带篝火熊熊，此次行幸之游方才告终。

夜阑人静，冷泉帝回驾，路经朱雀院之母弘徽殿太后宫邓时，觉得过门不入有失礼节，便进去探着。源氏太政大臣亦一同前往。太后甚是喜悦，即刻出来相见。源氏见太后老态龙钟，不觉忆起已故的藤壶母后。他想：“世间原本有此等长寿之人，藤壶母后早亡真太可惜广太后对冷泉帝道：“我如今年迈，记忆欠佳。今日御驾亲临，感激不尽，我正忆及当年桐壶帝时旧事呢。”冷泉帝答道：“自父皇母后弃养以来，我对良辰美景，亦无心赏玩。今日得见太后，心情欢畅。他日定来问候。”源氏太政大臣如此这般，一番客套话后说道：“日后再来请安。”太后望见盛大仪仗队簇拥着源氏匆匆回驾，心中顿生警戒。她想：他倘将往事铭记于心，不知作何感想？原来命中注定他必将独揽朝纲啊。当初具不该对他无情！她的妹妹尚待俄月夜，闲来也追忆往昔，感慨万千。时至今日，仍不失时机与源氏书信往来。太后常于冷泉帝前鸣不平。对朝廷颁赐年俸，年爵时有不满，或其他诸种不遂人意之事。她恨自己为何不死，以致老来如此凄凉，常梦想恢复昔日盛况，对眼下诸事皆觉厌烦。太后年纪愈大，牢骚愈多，她儿子朱雀院也难以忍受，苦不堪言。

这一日夕雾赋作甚好，考取了进士。此次考试，题目极难。所选十个学生，虽才华出众，但及第仅有三人。秋天任免京官时，夕雾晋升为五位，作了待从。他对云居雁依旧念念不忘。但内大臣防范甚严，教他奈何不得。他也不便勉强，仅是巧寻时机，互通音讯罢了。好一对可怜的情人啊！

却说源氏太政大臣欲营建一所新邸。他筹划定要比如今的邻第更为宽敞堂皇，以将闭居于四处而难谋面的情人汇集到一处，尤其是那位僻处山乡的明石姬。便于六条妃子旧哪一带，选了风水宝地，分为四区，择日破土动工。下一年便是紫姬父亲式部卿亲王五十寿

辰，紫姬正为祝寿之事费心准备，源氏也认为此事不可怠慢，应尽早筹办为是。既是祝寿，若于新郎举行，定更显气派。便命加紧筑造，务须早日竣工。

腊尽春至，营造宅邻与筹备祝寿均进入紧张时期。源氏正为府第落成之后的贺宴操办乐人与舞手的挑选等事奔忙。经卷与佛像、举行法会时所需装束及犒赏物品等，尽由紫姬全面操持。东院花散里也来相助。此人情谊甚密，和睦相处，时日倒也愉悦。

源氏家两桩大事，当时名噪一时。式部卿亲王也略知一二。他对近来源氏的所为，颇为不满。尽管源氏是他的女婿，但源氏宁将恩宠加于别人，也不愿施舍于他。心想源氏定是为流寓须磨时式部卿对他冷淡而故施报复，不由疚怨交加。可是源氏在他成群姬妾中，对他的女儿宠爱之情，与众不同，却又让他觉得脸上有光。如今为了给他祝寿，排场盛大，举国皆知，也算暮年之幸，心中又十分惬意。但他夫人老沉着脸，她一直困源氏当年未提拔她的女儿进宫当上女御而耿耿于怀。

八月中，六条院便竣工了。众人准备乔迁入内。四区内：未申一区，即西南一区，曾为六条妃子旧邸，现仍属其女秋好皇后居住。辰巳一区，即东南一区，由源氏与紫姬居住。丑黄一区，即东北一区，由原住东院的花散里居住。戌亥一区，即西北一区，拟为明石姬居所。原有池塘及假山，不尽人意处，一律改建。流水淙淙与石山百态，为之一新。各区中景致，皆按女主人品性布置。紫姬所居春院，以赏春花为主。怪石构成的峻峨假山，曲折境蜒的池塘，极为别致。区内栽植有无数春花：如五叶松、樱花、紫藤、橡栗、娜锡等，独具匠心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其间又间植些秋花。

秋好皇后所居的秋院，最适宜观秋景。原山上栽有或浓或淡的红叶树，从远处引来清澈泉水。为增大水声，筑岩以形成瀑布，这便扩大了秋野。其时秋花斗妍，景色宜人，与峻峨大堰一带的山野相比，真是美不胜收。

花散里所居夏院，则为避暑盛地，清凉的泉水环流其间。夏天里古木校青叶茂，参天入云。窗前植有淡竹，其下凉风轻拂。树木高大挺拔。水晶花篱垣围四周，极具山乡风韵。院内种有“今物思畴昔”的橘花，蔷薇花，霍麦花，牡丹花等诸种夏花，有春秋花木杂植其间。马场殿位于此区东部，院内建有围以栅栏的包马场，供五月赛马。水边种着郁郁葱葱的基蒲。对面筑有马厩，饲养着举世无双的骏马。

明石姬居住的冬院，北部隔开，建造仓库。旁边种着苍翠的苦竹与茂盛的苍松，一切布置皆适宜于观赏雪景。秋去冬来，傲霜秋菊，绚丽摧保；柞林似火，傲然屹立。此外栽植有许多不知名的深山乔木。枝叶郁郁苍苍。

乔迁定于秋分时节。本应举家同迁，但秋好皇后生性孤僻，没有同来，便拖延了些日子。秋分之夜，则只有花散里和紫姬一同乔迁。紫姬所爱的春院，虽与此时节令不合，但也趣味盎然。紫姬用的车辆，计十五台，由四五位京官护送。亦有六位殿上人，皆为亲信。此排场不算盛大。为避世人诮责，故一概从简，并未铺张浪费。花散里与紫姬所用车辆，仪仗有些相像。夕雾作为大公子，于乔迁时全面负责，一切井然有序。各院皆设有侍女室，一人一室。新院设备极为周全。五六日后，秋好皇后从官中亦迁入院。其仪式亦颇盛大。此院各区相互隔离，但有曲廊相连，可以来往。因此诸女友时常相会，其乐无穷。

时至九月，山上红叶似火，格外明艳。皇后院内秋景宜人，美不尽言。一日夕暮，秋风萧瑟，皇后将诸种红叶盛于砚盖上，派一女童亲奉送与紫姬。此女童年龄稍长，身材苗条。上身着浓紫色社子，外罩浅紫色外衣，系一袭红黄色披衫，容貌颇佳。她穿廊过桥，来至紫姬院内。此属一种风雅的仪式，一般派年长的侍女奉送。但因此女童十分可爱，秋好是后便特派了她。此女童惯于伺候贵人，举止端庄，仪表典雅，他人难以企及。皇后赠紫姬诗：

“君心最喜春最好，盼待小园沐春光。

我家秋院风舞叶，编路艳影翻红浪。”青年侍女们争着招待女童，其情状亦颇为可爱。紫姬的答礼是于那砚盒盖内铺些青苔，装饰若岩石样。又于一枝五叶松枝上附诗一首：

“红叶随风翩翩去，空枝秃秃足可怜。

怎比岩前一树松，春色青青寄人间？”松树枝插于青苔堆垒的“岩”间，仔细看来，恰似巧夺天工的盆景。秋好皇后见紫姬即兴写出如此好诗，足见其才思敏捷，可叹可佩。源氏对紫姬说道：“皇后送此红叶与诗，让人不快。等到来年春天，你可报复她一下。现在贬斥红叶，怕对不起立田姬。只好委屈你了。将来樱花盛开，你便可逞强了。”夫妇媒笑闹谈，趣味盎然，教人不胜艳羨。要论住处，此六条院最为理想，诸夫人相处和睦，时时间候。

明石姬虽住在大堰哪内，自念身分卑微，不愿与他人同时迁入。待十月间，其他人均已居定之后，方暗暗迁居。但迁居仪仗，诸种排场，均不逊于他人。源氏考虑到明石小女公子的前程，待明石姬异常优厚，与紫姬等并无差别。